

東

華

錄

東華錄

雍正八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澐潤蕃恭校

雍正四年丙午春正月甲午朔 上御太和殿羣臣行慶賀禮朝  
正外藩及使臣等俱加恩賚○乙未召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尙書  
侍郎八旗都統副都統內閣學士內廷翰林院等賜宴於乾清宮  
上諭曰今日君臣同堂合宴海宇承平上下和樂皆我 聖祖

仁皇帝深仁厚澤之所留貽也豈能暫忘思慕之情豈能稍弛儆  
惕之念乎朕之才德遠不及我 皇考今萬幾殷繁一人識力有  
限用是朝乾夕惕晷刻靡甯仰維 祖宗託付之重下念萬民待  
澤之殷全賴爾諸臣同心一德輔佐朕躬使庶政無不就理兆民  
無不被澤以成熙熙皞皞之風此朕所深望也夫移風易俗端於

大臣是賴自古人臣之誼公爾忘私不可有游移瞻顧之心黨援朋比之習每見徇私不法之人好爲夤緣互相請託揆之於義則請託實爲可羞而度之於命則請託究實無益且積習相沿遂成風俗旣爲子弟親戚營求作弊是教之以不正矣何足爲其師範徒使子弟親戚有所恃以無恐終歸於壞品喪志不能上進其害可勝言哉朕於爾諸臣實以股肱手足一體相視爾諸臣亦當公忠體國視君上如元首腹心若悠悠忽忽安於習俗而不知奮發鼓勵爾諸臣自待居何等耶況朕在藩邸四十餘年人情世態無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隱蒙蔽者如年羹堯隆科多營私挾詐深負朕恩不旋踵而事事敗露爾諸臣自度才幹伎倆未必能如彼二人若營私自便稍有不檢不惟薄待其身兼懼懼於國法尙可立身朝端爲眾人之表率耶從來朋友規箴一言尙當聽受況君上

平朕諄諄誥誠者無非欲爾等諸臣各矢公心盡除私意如果能時時仰體朕訓彼此互相勸勉則天下之人觀感變化而風俗盡歸於醇厚爾諸臣身家子孫亦並受其福矣諭畢隨各頒賜 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鑑綱目各一部蟒段貂皮荷包等物○丙申諭內閣何國宗等所奏運河情形甚爲明晰但督理工程當委之地方官恐其因循遲誤若特差官員前往又恐呼應不靈且不得其人轉滋煩擾朕意將沿河州縣俱揀賢能之員補用果能實心任事卽著加恩議敘似於地方工程均有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尋議沿河有應修工程之州縣請令該督撫會同總河副總河等於所屬州縣官內揀選熟諳河務者保題引見調補如果實心任事著有功績題請議敘以示鼓勵從之○命再發通倉米十萬石運天津加賑直隸霸州保定等七十五州縣水災饑民○丁酉諭諸

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允禩平日居心詭詐行事乖張從前罪犯多端不可悉數朕不忍執法治罪令其居住西甯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惡不悛詭詐如故其門下親信之毛太佟保將編造字樣之書信縫於羸夫衣襪之內寄往西甯被九門捕役拏獲該提督奏聞朕見體製怪異有類西洋字蹟因遣人詢問允禩之子弘暘據弘暘稱此種字體亦不能識認朕因遣人詢問允禩之子弘暘據弘暘稱去年十一月佟保來京我父親寄來格子一張令我學習照樣繕寫書信寄去我向佟保學會了因此照樣寫信寄往等語從來惟敵國之人差遣奸細往來偷傳信息造作隱語防人知覺允禩在彼朕何曾禁其寄信亦未禁其往來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則所寄書無不可以令人共見何至於別造字體巧編格式暗藏衣襪之內居然爲敵國奸細之行耶前朕見允禩諸子中惟弘暘尙覺老

實故留京料理伊之家務不料其詭譎亦如此允禩名下應賠公  
項銀十三萬兩有零仍假作窘迫之狀百計牽延而以所得揆敘  
之銀數百萬兩帶往西甯恣意費用凡市買物件不論貴賤隨人  
索價卽如數與之以此要結人心不知意欲何爲卽今毛太家中  
搜出借券八十餘紙其借與眾姓之銀至十萬餘兩則允禩之窘  
迫與否不問可知矣又如從前楚宗至彼宣旨允禩站立不跪自  
稱出家離世之人今觀造作字樣暗通書信等事出家離世之人  
顧如是乎允禩寄與弘暘書擅用硃書弘暘書信中稱伊父之言  
爲旨意種種不法之處昭然又如允禩曾寄信允禩有事機已失  
之語洵足駭人聽聞當時幸邀 天 祖 皇考之靈伊等不得  
肆其奸謀乃伊等之福儻若機會不失伊等首領尙得保乎毛太  
佟保六雅圖那丹珠雲敦克什圖俱係允禩親信之人允禩允禩

允禩等匪黨固結人所共知佟保豈有不知之理昨將佟保等從  
出兵處撤回朕面下旨意詢問允禩若有冤抑之處著卽陳辨若  
實在行止妄亂亦著啟奏並問伊等或仍願在允禩處或不願在  
允禩處亦據實啟奏伊等僉稱允禩行止妄亂我等願爲朝廷出  
力等語朕因其陳奏是以各授官職今允禩造作字樣行蹤詭祕  
伊等竟不奏聞情實可惡著將毛太佟保等交與順承郡王及蔡  
珽拉錫阿齊圖查郎阿高其佩常明公同審訊其允禩未往西甯  
以前之事朕不究問自到西甯以後如何妄爲及何人管理此等  
書札之事俱令據實供明若仍隱匿不行供出立將伊等正法○  
以原任工部右侍郎年希堯爲內務府總管○戊戌 上御西暖  
閣召入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諭曰今日凡我宗親  
及滿漢大臣齊集於此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朕若再爲隱忍有

實不可以仰對 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朕前在藩邸時居心  
行事公正無偏諸兄弟待朕亦皆恭順不敢存欺慢之念平日無  
一毫嫌隙此爾等所共知亦允禩所深悉者朕今日紹登大位以  
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爲心豈於兄弟之間反生芥蒂有所刻求苛  
索耶當時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險不  
法事事傷 聖祖仁皇帝慈懷以致忿怒鬱結無時舒暢康熙四  
十七年冬 聖祖仁皇帝聖體違和令朕同允祉允禩檢點醫藥  
凡立方合劑朕與允祉每日悉心商酌允禩惟同允禔允禔促坐  
密語醫藥之事曾不一問不過以篋笥收拾方帖而已 天祐  
聖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云 皇父聖體大安矣允禩云  
目前 聖體雖愈將來之事奈何朕聞之不勝駭愕又是年二阿  
哥有事時 聖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辦理事務凡有啟奏



皆蒙 御批事竣之後朕將所有 御批奏摺交與允禩收貯後  
向允禩問及允禩云前在遙亭時 皇考怒我恐有不測此時寄  
信回家將一應筆札燒毀此 御批奏摺藏在佛櫃內一併焚之  
矣此允禩親向朕言者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龍馭升遐  
命朕繼承大統朕念允禩素有才幹諒伊此時自應仰體 皇考  
之心痛改前非爲國家實心出力故令其同怡親王及隆科多馬  
齊四人總理事務次日卽加封親王朕事事推心置腹信任之專  
恩誼之厚此舉朝所共知者乃於封伊親王之日伊之妻黨往賀  
伊妻云有何喜可賀恐不能保此首領爾其言怪誕若此則平日  
居心可知矣允禩總以未遂大志時懷怨恨詭詐百出欲以搖惑  
眾心擾亂國政其管理工部也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允禩明  
知舊例用夫二萬乃故以裁減奏請若非大學士奏明幾誤大事

又將京中運送 陵寢所用之紅土議令發銀彼處採買可省腳  
價欲加朕以輕 陵寢而重財物之名安奉祝版之案則朽爛破  
損製造軍需之器則單薄鈍敝至於乘輿法物則斷釘薄板草率  
不堪更衣幄次則油漆薰蒸刻不可近其管理理藩院也以科爾  
沁台吉爲糜費口糧於邊口攔阻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致蒙  
古等涕泣而歸怨聲載道若非拉錫奏聞隨經降旨開示幾寒眾  
蒙古之心矣其管理上駟院也奏稱馬圈牧馬太多請行裁減大  
半以省錢糧其意欲以彰 皇考糜費無益之名歸之於朕且欲  
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急無所資也至於妄費財物固結私人  
如岳周鑽營奸宄之徒乃國家之蠹允禩以數千金助其爲非亂  
法其他顛倒是非肆行欺罔及傲慢不敬之處更不可悉數又雍  
正元年朕命莽鵠立恭寫 聖祖仁皇帝御容朕於養心殿瞻拜

時悲痛號泣允禩奏云從來帝王無供奉御容之處今供奉聖祖仁皇帝御容則太祖太宗世祖如何供奉朕沐皇考四十餘年養育深恩時時瞻仰天顏今遭大故悲思罔極是以供奉御容冀得時時瞻拜而允禩以朕爲非禮又云伊從前亦供奉母妃容像自聖祖仁皇帝賓天之後卽行收捲此言更不知其何心也允禩從前遭伊母妃之喪欲沽孝名故作哀毀之狀百日後尙用人扶掖而行及遭皇考大事全無悲切之意以父母之喪而前後迥異如此其意將誰欺乎三年以來朕百凡容忍寬免諄諄訓誡猶冀其悛改前愆宗人府及諸大臣交劾議罪之章什伯累積朕俱一一寬貸乃允禩詭譎陰邪日益加甚雍正三年十月在朕前奏稱內府披甲食糧之人可以裁減每一佐領止應留二十四名朕令會同確議允禩又奏一佐領下應增甲九

十餘副前後之語大相矛盾不過欲邀結人心沽取名譽加朕以刻薄之名耳及內府佐領之人齊集伊門嚷鬧朕令伊查出爲首之人以便正法伊將並非爲首之人混行指出欲令朕枉殺無辜快其私忿其門下從實吐供之九十六伊卽登時杖斃又因伊親信太監閻俊爲伊隱瞞素行不法之事特賞銀二百兩及冬夏衣服段匹等物朕雖尊居九五從不敢罰一無罪之人至於賞賜內侍太監亦從未有如允禩賞閻俊之厚者允禩以人臣而專賞罰之權抗違國家之法其罪可勝言乎朕以其狂妄悖亂包藏禍心是以令宗人府訊問從前何得將 皇考御批焚毀允禩頓改前言奏稱因抱病昏昧誤行燒毀等語及朕面質之公然於朕前設誓云若有虛言一家俱死及宗人府審訊伊管事親信之太監常海等俱供稱昔年允禩在遙亭獲罪於 聖祖仁皇帝特遣太監

劉自成回京將所有一切筆札燒毀是時 聖祖仁皇帝御批亦在其內供認鑿鑿而允禩反覆其詞者緣其平日與奸黨往來書札皆不可告人之語今欲掩其燒毀私書之迹故併此亦復隱匿不承此確實萬無可辯之事竟敢指天誓日不畏天地鬼神已盡喪其良心至於一家俱死之語伊向日曾在朕前設此誓詞朕諭之曰一家二字所指者廣獨不思及朕耶今復與諸王大臣前重設前誓明係咒詛是允禩心中將 祖宗君上悉行蔑棄矣允禩既自絕於 天自絕於 祖宗自絕於朕宗姓內豈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惡之人乎從前 皇考曾諭諸王等允禩奸險詭詐結黨設謀欲弑皇太子今事俱敗露見在交審是時允禩允禩在側獨挺身保奏允禩並無此意因致 皇考震怒拔刀欲誅允禩恆親王等勸止將允禩責懲並允禩逐出又 皇考曾於乾清門

諭諸王大臣曰自朕廢皇太子後允禩百計邀取美名蠱惑眾人希圖冊立私結黨援其意叵測又奉 皇考諭旨朕駐蹕遙亭允禩以將斃之鷹來進口稱伊在湯泉等候進京並不請旨擅行獨斷藐視朕躬朕因震怒心中寒戰幾乎危殆允禩自奸人張明德妄相伊有人君之貴伊遂不守臣節招集惡黨謀殺皇太子及大阿哥此舉國所知者其欲謀弑之時未知置朕於何地也又 皇考諭旨云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絕矣以上 諭旨數道昭然具在凡爲臣子者不忍聽聞朕從前欲行發出允禩痛哭叩首再三懇求朕以其惟恐人知之念尙有愧悔之機故爾暫止今其作爲至此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以爲我朝之玷謹將 皇考諭旨發出朕繕文祭告 奉先殿仰體 列祖嚴懲奸惡之心祇遵 先朝削籍離宗之典將允禩黃帶子革去以嚴宗牒以儆兇邪以爲萬

世子孫鑒戒至允禩蘇努吳爾占結黨構逆靡惡不爲允禩中懷悖亂其往來私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等語聞者皆爲髮指今又造作字樣密傳信息行同奸細視朝廷爲敵國無父無君不法已甚蘇努積惡巨猾罪狀彰著舉國所知吳爾占旣素與允禩等比匪爲奸且又行止鄙劣心懷怨望此三人者亦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著將允禩蘇努吳爾占革去黃帶子並令宗人府將允禩允禩蘇努吳爾占名字除去又諭朕卽位後恭檢 皇考所遺硃批諭旨內有料理宮闈家務事宜一紙 皇考諭令有子之妃嬪年老各隨其子歸養府邸年少者暫留宮中朕謹遵 聖諭遣人詢問諸位母妃咸願隨子歸邸慧妃母妃乃大阿哥之生母允禩之慈母也允禩少時卽爲慧妃母妃所撫養朕因大阿哥獲罪禁錮其諸子又少不知事意欲奉養於允禩之邸因遣人詢問慧

妃母妃慧妃母妃欣然允從朕揣允禩畏朕訪察必於母妃前盡

禮故令伊迎養府邸彼時允禩酌議諸位母妃移府之禮允禩議

奏內有朕思念諸位母妃之時卽令入宮相見等語朕以諸位母

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允禩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母妃

未曾遣人至朕前一問起居諸位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主

持此必允禩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禩之行事狂悖

若此必不能於母妃之前曲盡孝道况允禩既經革去黃帶子則

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歸

宮中供養○己亥賑山東厯城等四十三州縣五衛所水災饑民

○召羅殷秦來京以佛喜爲四川布政使

由兵部郎中遷

○以何錫祿爲

湖南按察使

由御史遷

○辛丑諭大學士等允禩等不可留於宗姓之

內此朕灼知確見者今撰文告祭 奉先殿可將祭文宣示諸王



大臣等或朕之所見如此而仰體 列聖之心稍有不慊諸王大臣不妨直言各出所見回奏此事關係重大朕既切加詢問諸王大臣等若有所見而不直行陳奏則大不忠矣尋諸王大臣等覆奏允禩等逆天犯法歷有確據臣等咸所深悉昭告 奉先殿除其宗籍實爲允協○癸卯諭內閣朕於文武官員赴任之初俱召入內廷諄諄訓誨無非欲其實心供職愛養兵民而伊等承旨之後出外私相傳播記載或記憶不全或粉飾太過以致錯誤之處甚多此等處大有關係是以朕特降諭旨令伊等繕寫呈覽其遺忘不能記載者卽不必書寫進呈若官職不應奏事者則從該管上司彙集乘便轉奏近見數處繕寫進呈者或意指錯誤或言詞粗率且備開頒賜之物並述伊等奏對之言如此則與朕令寫上諭之本意全不相符若一一發還令其更改則不勝其煩是以姑

且存置並非謂伊等繕寫合式也昨有廣東總兵官因屬員一人奏摺特行齎送未免煩瑣嗣後督撫提鎮等當遵旨彙齊乘便啟奏其記憶不全者停其書寫進呈亦不得私自傳播記載錯誤失實自干罪戾至於朕召見文武官員時每頒賜物件蓋欲其捧至任所觸目儆心並思朕訓誨之諄切非專以此賜賚爲鼓舞激勵之具夫人臣事君自有應盡之道應修之職豈在賜賚之有無多寡若專以賜賚爲鼓舞是以胥吏走卒視文武官弁矣豈朕優待臣工之意乎恐無識之人不知朕心並諭令知之○乙巳諭戶部據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眾商感戴賑恤蠲免之恩今鹽豐課裕商業已隆情願公捐銀二十四萬兩亦願報部撥解等語從前兩淮鹽課虧欠甚多自噶爾泰辦理以來歷年商欠正項贏餘俱一一完納恤商裕課鹽政肅清甚屬可嘉朕前曾諭令江南督

撫酌議積穀備用今眾商公捐及噶爾泰奏稱解部之項共計三十二萬兩著將二萬兩賞給噶爾泰其三十萬兩可卽爲江南買貯米穀蓋造倉廩之用所蓋倉廩賜名鹽義倉卽著噶爾泰交與商人經理如此則於地方積貯甚爲有益而眾商急公之項亦得實濟噶爾泰著該部從優議敘其急公眾商行令噶爾泰分別造冊報部議敘以示鼓勵○王子大學士九卿等合詞參奏允禩性情乖張行止狂悖素與廉親王允禩及允禩允禴固結匪黨舉國盡知所犯罪愆難以悉數向曾寄書允禩竟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等語在廷諸臣聞之無不驚駭憤怒乃蒙 皇上天恩曲加寬宥仍令安住西甯冀其改悔而允禩執迷不悟私帶多金欲以要結彼地之人心於市買物件時不論貴賤隨人索價卽行給與又如楚宗到彼宣旨允禩不迎不跪且口稱出家離世種種怨望之

言我 皇上仍復包涵不行治罪允禩自應感恩悔過痛改前非不意狡獪如前詭譎益甚又復別造字樣巧編格式縫於鳳夫衣襪之內傳遞往來竟同於敵國奸細之所爲且 皇上御極以來並未禁其書信人役之往還允禩若果能安分守常無邪謀異念何以行蹤隱僻書信祕密一至於此誠爲人心所共憤國憲所不容臣等爲此合詞參奏仰請 皇上乾斷將允禩嚴加治罪以爲人臣不忠不孝詭詐妄亂者戒得旨爾等題參允禩一事著交與允禩允禴議處具奏允禩未在此處著於學士內或侍讀學士內派出一明白之人將此事持往允禩處令其看閱議覆著各出意見陳奏勿得互相商酌○癸丑諭大學士等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毫無奏事之人想諸臣以朕駐圓明園欲圖安逸故將所奏之事有意簡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氣味較城

內稍輕故駐蹕於此而每日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嘗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屢降諭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靜息自當曉諭諸臣知之儻廷臣不知仰體朕心將陳奏事件有意簡省是不欲朕駐蹕圓明園矣又見各衙門奏事有一日擁集繁多者有一日竟無一事者似此太覺不均以後八旗定爲八日各分一日輪奏六部之外都察院與理藩院爲一日內務府爲一日其餘衙門可酌量事務之多寡附於部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來陳奏則朕每日皆有辦理之事而不來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辦理誠爲妥便至朕聽政辦事各官齊集之日原不在輪班奏事之數次日仍按班次前來若該部院衙門輪班之日無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來恐有召問委辦之事亦未可定其緊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卽行啟奏○甲寅諭大學士九卿等隆科多深負朕恩種種

罪惡應置重典但伊辦事之才尙屬可用見今與策妄阿拉布坦將阿爾泰嶺定爲邊界之事甚屬緊要差往彼處官員計已將回應豫爲詳審地勢明晰定議今已派出額駙策凌貝勒博貝散秩大臣伯四格護軍統領喀爾吉善前去著隆科多一併同往至阿爾泰嶺再由空鄂羅東至楚庫拜姓地方詳察地勢公同定議具奏再由楚庫拜姓之東額爾古納以至黑龍江之源舊定邊界亦未清晰俟阿爾泰嶺事竣隆科多卽從彼處前往楚庫拜姓將此等地方亦詳審定議見今鄂羅斯國爲定邊界之故差使前來隆科多候伊使臣到日卽將定邊界之處會同議結此事隆科多非不能辦者伊若實心任事思蓋前愆朕必寬宥其罪若心懷叵測思欲僨事所定邊界不合機宜於策妄阿喇布坦鄂羅斯地方生事朕必將伊治罪○乙卯諭吏部禮部原任禮部尙書顧八代品

行端方學術醇正昔蒙 皇考簡用服官有年當征剿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從將軍莽伊圖賴塔等克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備承 恩眷擢授秩宗且深知其品學優長足爲模範 特命爲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共朝夕講論忠孝之大義研究經書之至理肫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公事累誤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後因抱病遂就閒居於戊子之冬物故是時朕親臨其喪並遣人經理殯葬本欲陳情於 皇考之前求加恩賜卹適值 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老成舊學時眷於懷應優加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酬獎前勞之至意爾部會議具奏尋允部議顧八代復還尙書原職加贈太傅予全葬致祭一次諡文端○丙辰工部議覆奉差勘河內閩學士何國宗奏山東運河必賴湖水以濟輪輓請將安山湖開濬增築湖隄再南旺湖

馬踏湖蜀山湖馬場湖諸隄及關家壩俱應加高培厚建築石閘以時啟閉其分水口兩岸沙山之下各宜築束沙壩一道又汶水之南有戴村壩應加修築再建坎河石壩於汶水之北河南運河自百泉而下歷仁義禮智信五閘過水旁注愚民不無截流盜水之弊請將五閘拆去於泉池南口建石堰一道開三口門分爲三渠又建築小隄使無旁洩東西各開一渠渠內照舊各建五閘分灌民田再小丹河自清化鎮上下開廣挑深建築小隄河東一里開一水塘建石閘三座分爲三渠小丹河爲官渠東西各開一渠爲民渠其洹河舊有石壩皆已湮廢民間自作土壩過水灌田請將舊石壩修五丈爲挑水壩至於諸河泉源各開深廣使其入衛通流查東省豫省河道關繫重大各項工程應令總河副總河山東河南巡撫逐一查明確估具題到日再議從之○丁巳諭吏部



兵部凡官員任內或有降革事故及承追督催未完案件若一概不准保題則賢能必致遺漏嗣後有事故官員仍准保題著該督撫提鎮於保題本內將所有事故一一聲明具奏候朕調來引見再行定奪○梁文科緣事革職以王沛檀爲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己未戶部等衙門議覆御史覺羅勒因特奏欲杜私毀制錢之弊必先於銅禁加嚴康熙二十三年大制錢改鑄重一錢彼時卽有好民私毀迨四十一年每文仍重一錢四分而錢價亦復昂貴皆由私毀不絕制錢日少故也蓋以銀一兩兌大錢八百四五十文約重七斤有餘製造銅器可賣銀二三兩卽如煙袋一物雖屬微小然用者甚多毀錢十文製成煙袋一具輒值百文有餘奸民圖十倍之利安得不毀請敕步軍統領五城順天府嚴行禁止等語查康熙十八年已嚴銅器之禁三十六年又定失察銷毀制錢

處分之例而弊仍未除者以但禁未造之銅其已成者置之不議也臣等酌議欲杜銷毀制錢之源惟在嚴立黃銅器皿之禁今請紅白銅器仍照常行用其黃銅所鑄除樂器軍器天平法馬駝子及五斤以下之圓鏡不禁外其餘不論大小器物俱不得用黃銅鑄造其已成者俱作廢銅交官估價給值儻再有製造者照違例造禁物律治罪失察官員及買用之人亦照例議處則私毀之弊可息而於錢法亦有裨益從之○庚申諭刑部允禩誤指內府佐領下人到王府嚷鬧爲首之五人既審無確據豈可枉行正法內中六十三一犯既到王府又到李延禧家鈔搶著監禁議罪其餘並搶李延禧家人犯俱發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極邊若係另戶著安插充當苦差若原係奴僕著與彼處兵丁爲奴○是日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塔布囊等謝恩上召入諭曰爾等

俱受國家深恩封號優崇非小部落可比爾等在 皇考時或有過被懲爾等毫無怨色及朕嗣位後厄魯特羅卜藏錫拉布等從察哈爾旗分逃去朕之諭旨未到而內外扎薩克等卽領兵往追似此竭誠效力始終如一天必加爾多福今爾等歸各宜盡心養育屬下之人俾得各遂其生朕心滋爲喜悅特諭爾等知之○辛酉諭諸王大臣等允禩愈加悖逆將朕所交之事毫不實心效力每事敗壞不但伊奸詐多端伊妻更屬殘刻允禩平日甚畏之戊子年 聖祖仁皇帝御乾清門曾 特降諭旨云允禩之妻殘刻皆染伊外家安郡王惡亂之習幾致允禩絕嗣伊妻聞之恐懼方容允禩收女婢一二人僅生一子一女朕卽位以來於允禩無恩不施無事不教並不悛改未必非伊妻唆使所致朕將允禩晉封親王時伊妻外家向伊稱賀伊云何喜之有不知隕首何日等語

是誠何語是誠何心朕屢降嚴旨與允禩之妻又令皇后面加開導諭伊勸諫允禩感激朕恩實心效力乃屢次訓教允禩夫妻毫無感激之意伊等惡蹟昭著允禩之妻亦不可留於允禩之家我朝先世曾有舊例信郡王敖扎之妻因欺侮其王聖祖仁皇帝曾令休回外家禮親王福金殘刻太祖高皇帝特遣王等將伊處死今爾等前去將朕諭旨降與允禩之妻革去福金休回外家降旨與伊外家人等另給屋數間居住嚴加看守不可令其往來潛通信息再將此旨降與允禩嗣後若痛改前惡實心效力朕自有加恩之處若因逐回伊妻懷怨於心故意託病不肯行走必將伊妻處死伊子亦必治以重罪○刑部等衙門議奏隆科多挾勢婪贓差家人王五牛倫陸續索取揆敘家人安圖名下廐馬段匹古玩等物並銀十四萬兩此外復收取趙世顯滿保甘國璧蘇

克濟程光珠姚讓張其仁王廷揚年羹堯等金八百兩銀四萬二千二百兩隆科多世受國恩貪婪犯法應將尙書一等公並世職俱行革去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得旨隆科多貪贓犯法卽應按律治罪但其才尙有可用朕心憫惜著革退吏部尙書令其料理阿爾泰等路邊界事務已另降諭旨僅能盡心辦理尙可贖其前愆如稍有怠忽定難寬貸伊家人牛倫從前犯罪應死彼時交與隆科多自行處置乃隆科多徇私容留實屬可惡今招搖受賄諸事又復敗露再難寬宥將牛倫卽行正法其餽送銀兩之奉天府府丞程光珠著革職從寬留任准徐道張其仁濟南府知府姚讓著調來引見○壬戌增給五城煮賑米石並於東直西直安定右安廣甯五門增設飯廠○癸亥諭大學士等各倉米石奸胥惡役串通鋪戶賤買貴糶此倉買完又領別倉發賣是爲富戶生利也

殊屬可惡倉場侍郎所司何事嗣後如有此等情弊務將監糶官員正法倉場侍郎嚴加治罪○賑河南汝州等十八州縣水災饑民

二月甲子朔調孫柱爲吏部尙書以法海爲兵部尙書福敏爲左都御史調綽爾岱爲吏部右侍郎實授海壽刑部左侍郎○乙丑諭大學士等副總河嵇曾筠料理河工往往慮及後患豫先陳奏一二語以爲將來卸過之地如去年諉咎於屬員朕已切加申飭今年河道險工下移朕已降旨諭令早爲防禦今桃汛將屆嵇曾筠始奏稱相度情形近來險勢下移必須先事豫防又稱加幫大隄因河臣未到尙未收工或有雨淋坍塌之處似此皆豫留地步以便將來卸責况江南睢甯漫口與此無涉何得借以爲詞可行文嵇曾筠嚴行申飭武陟等處險工既移於祥符蘭陽等處著嵇

會筠移駐緊要地方以便督工保固○己巳諭宗人府允禩既革去宗室授爲民王不可照宗室諸王例留所屬佐領人員凡有朝會之處俱照民公侯伯例交旗令其稽查各處俱著書寫親王允禩○加江南提督魏經國尙書銜並給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庚午諸王大臣合詞參奏允禩不孝不忠悖亂奸惡請卽行正法以彰國典 上御勤政殿特召諸王大臣及允禩入諭曰爾諸王大臣等合詞參奏允禩請卽正典刑允禩乃 皇考之子 太祖太宗之孫朕之弟也今日之舉 列祖 皇考在天之靈實昭察於上儻允禩不應正法而爾等妄行陳奏以殘害 列祖 皇考之子孫而陷朕於不義爾等之罪尙可追乎朕思爾等公同具奏時或有隨眾列名而不出於中心之誠者故特召入面加詢問若有以允禩爲不當正法者可出班另跪於右朕今日如此詢問

儒眾人中猶有心口相違不肯據實陳奏者 列祖 皇考在天

之靈必加誅殛諭畢諸王大臣等回奏允禩悖倫亂政罪狀多端按之國法應正典刑諸臣實無異辭上曰諸王大臣引據大義欲正國法所奏亦是但朕曾降諭旨斷不治允禩之罪卽今令允禩離宗亦因伊將確實之事於諸臣前指天發誓詛呪一家不獲善終難以存留宗室之中此萬不得已所致耳朕本意斷不將允禩治罪此所奏知道了允禩之妻朕再詳酌另降諭旨○壬申諭內閣安民必先弭盜而捕盜之法在於速拏聞有交界地方失事盜賊竄匿鄰境有司以地非管轄不便徑拘必用文移關提添差緝拏以致需遲時日聞風遠颺卽使日後拏獲而賊已花銷懸案不結凡係地方官均有弭盜之責何分此疆彼界嗣後交界地方失事探實賊盜藏匿之處無論隔縣隔府隔省一面卽行密拏一面



移文關會拏獲之後仍報明所在該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儻捕役  
借端誣害良民照例從重治罪各該有司務須協力稽查使奸宄  
無可潛藏以副朕息盜安民之至意○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高其  
倬奏滇省鶴慶府鄧川騰越嵩明三州太和浪穹二縣土軍丁賦  
銀共九百餘兩此項軍丁並非承種軍田之丁緣前明嘉靖萬歷  
間安酋鐵鎖箐等夷人先後作亂暫撥民人協防隨立太和所鳳  
梧所等名目每丁徵銀一兩是伊等既納民賦於本籍又輸軍賦  
於防所流弊相仍至今未革查滇省民丁每丁納銀五錢至一錢  
不等屯丁每丁六錢至二錢不等獨此項軍丁徵銀多至一倍而  
又身充二賦誠爲苦累請永行豁免從之○癸酉諭諸王大臣等  
貝子魯賓在西甯時諂媚允禔允禵曾遣伊屢次寄書與允禩往  
來同謀奸宄今在眾人前詢問時魯賓仍感允禩之恩蒙混具奏

理應卽行正法但伊父止一子伊又無子若將伊正法必致斷絕其嗣矣朕不忍絕人之嗣魯賓著從寬免死並伊妻妾俱著監禁高牆○命削允禩王爵在宗人府看守尋命圈禁高牆著總管太監派老成太監二名在內隨侍○甲戌諭大學士等直隸近京地方去歲被水歉收朕已疊沛恩膏毋使失所其覓食來京者又復增給米石添設飯廠俾窮民得以養給近日東作方興令大臣等酌議資送回籍乃覓食之民來京者日眾是必傳聞京師加恩賑濟無知愚民希冀非分之望舍其耕種之本業跋涉遠來則大負朕綏輯窮黎之至意矣可卽傳諭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及近京地方文武官員將續來之民曉諭回籍目今春氣和暖其有田可耕者卽當乘時播種如無田可耕則各處皆有工程或修隄岸或開水利正需人力以修土工伊等回籍就近傭工度日不至離棄

鄉井轉徙外方實爲謀生善策可嚴切諭令伊等知之並將此行  
文直隸總督○大學士朱軾丁母憂諭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暨  
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  
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著江西巡撫裴率度動支司庫銀二千兩  
賞賜其家讀文致祭一次俟朱軾抵家時舉行朱軾查勘水利事  
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宗人府參奏固山貝子允禩門下之太  
監劉玉逃走並不報部輒敢違旨差遣私人往豐潤縣緝捕擾民  
生事甚屬不合應將允禩革去固山貝子降一等爲鎮國公得旨  
允禩革退固山貝子之處著從寬免○吏部等衙門議准怡親王  
允祥等奏直隸興修水利請分諸河爲四局專官管轄以便稽查  
南運河與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爲一局應  
令天津道就近控制同知以下等員受其管轄永定河爲一局應

將原設之永定分司改爲河道駐紮固安沿河州縣以下等員聽其管轄其北運河爲一局應將原設之分司撤去令通永道就近兼理管河通判等員悉聽統轄苑家口以西各淀池及畿南諸河綿延五六百里經州縣二十餘處亦爲一局應將大名道改爲清河道移駐保定府所有管河同知州判以下等員悉聽管轄其天津大名兩道既定爲河道專司河務所屬州縣錢糧刑名事務應各歸該知府考成通永道所屬永平一府州縣事務亦歸該知府考成通州以下無知府之八州縣仍令通永道兼管一應水田溝洫各該道督率經理錢糧虛冒工程修廢歸直隸總督考覈得旨依議速行○予故貴州巡撫張謙祭葬○乙亥以鄭任鑰爲湖北巡撫王克莊爲湖北布政使憲德爲湖北按察使

由刑部郎中遷

○議政

王大臣等議覆隆科多等奏驗看甯夏賀蘭山前插漢拖輝至石

觜子等處寬闊一百里曠野而平其土肥潤籽種俱皆發生其地  
尙暖易於引水如西河六羊河皆係古舊渠大溝黑龍口倒流河  
黃泥河董家河皆係引水分水之路遺棄年久雖有形蹟俱皆沙  
泥淤塞若修造渠壩及放水之閘兩岸可以耕種萬頃等語又據  
甘肅巡撫石文焯等奏稱甯夏東北五十里插漢拖輝地方南北  
延袤百有餘里東西廣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東界黃河西  
至西河其地平衍可以開墾自鄂爾多斯遷移之後十餘年來小  
民亦有私墾者必得開渠通水築隄建閘以時啓閉以資灌溉則  
曠土盡成膏壤今相度地勢自雙廟墩起至六羊河地方計長一  
百十餘里倣漢唐諸渠法開渠一道建正閘一座攔水閘梢閘各  
一座迎水湃一道又六羊河口與黃河相近之處亦建正閘攔水  
閘梢閘各一座再自上泗墩起至六羊河岸東距黃河五里許築

隄一道約長一百里可以永禦黃水統計墾田六十餘萬畝等語  
查插漢拖輝爲漢唐靈州之地當時廣置屯田元至元閒置屯田  
萬戶所明時套夷渡河而西侵占內地葫蘆河之東居民不得耕  
種遂致廢棄我朝德洋恩溥番夷臣服鄂爾多斯移歸套內以  
河爲界插漢拖輝之地久屬版圖今甯夏衛志漢唐二渠之支流  
有百家良田滿達刺等渠向在插漢拖輝左近若仿其遺迹開渠  
建閘誠裕國利民之善政但隆科多石文焯等所奏建閘築壩等  
處情形互異事關久遠臣等難以懸定見今總督岳鍾琪親赴布  
隆吉爾查看地勢應將隆科多石文焯奏摺並地方畫圖一併交  
與大理寺卿通智帶往同岳鍾琪前至插漢拖輝等處照圖驗看  
覈議具奏從之○丙子以劉師恕爲通政使申大成爲貴州布政  
使存柱爲貴州按察使

由刑部  
郎中遷

○以陳安策爲太僕寺卿丁士一

爲江西布政使喬學尹爲福建按察使

由禮科給事中遷

○再發倉米二

萬五千石運往保定平糶○戊寅諭戶部去秋北方多雨直隸所

屬七十四州縣被水歉收朕心深爲軫恤疊沛恩澤加惠窮黎已

將七十四州縣被災田畝之錢糧照例蠲免其餘應徵額賦又復

停徵在案朕思一省之中既有七十餘州縣收成歉薄則必有向

鄰封隔縣謀生覓食之民當此青黃不接之時閭閻豈能充裕若

仍照舊徵收民力輸將未免竭蹶用是特頒諭旨施恩於常格之

外將雍正四年通省應徵額賦一體停徵俾民力寬紓各得用力

於南畝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薩爾納綠事革職以常保爲工

部左侍郎圖蘭爲內閣學士博爾多爲通政使覺羅石麟爲安徽

布政使

白奏事員外郎遷

○己卯諭宗人府輔國公富增人甚不及皇

考用爲散秩大臣伊毫無感恩報效之意朕仍留爲散秩大臣令

其效力行走伊不但不肯奮勉且時形退縮前革返賴士公爵時因無可承襲之人始令伊承襲今賴士在軍前行走數年其子伊爾登又甚勤謹竭力行行走著將富增公爵革退與伊爾登承襲所撤伊之佐領亦著賞與伊爾登○壬午諭內閣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今伊母在籍病故自必哀痛切至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伊祿養顯揚俱無餘憾此時正當節哀抑痛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朕前已降諭旨賜銀二千兩爲伊母喪事之費今朱軾奔喪回籍著再賜銀二千兩爲伊一切盤費之用其子亦令隨歸伊到家守孝百日將伊母之事料理完畢卽來京辦事○大學士朱軾具摺謝恩並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得旨據奏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性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爲時甚久卸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



安況目前見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見任之職則與居家無異於禮既盡於心亦可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其哀毀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戚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爲國家出力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爲忠孝兩全儻過哀以致毀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並傳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賜○實授明德直隸布政使○甲申 上御經筵○乙酉先是宗人府奏據簡親王雅爾江阿奏稱臣因進呈 玉牒式樣內將皇子遺漏停止俸糈撤六佐領入於公中臣懇乞隆恩量臣俸糈將佐領撤出將俸糈給與等語查五旗王等所屬佐領皆係 皇上之佐領今請將佐領進上以抵伊之俸糈殊屬不合應無庸議得旨雅爾江阿人甚卑鄙終日

沈醉將朕所交事件漫不經心專懼允禩蘇努等悖逆之徒甚忝厥職又因數案議罪停俸况王等屬下之人豈有售於朝廷之理著嚴加議處尋議雅爾江阿身係親王毫不力圖報效忝職之處甚多又因數案議罪停俸乃並不悛改終日沈醉欲將皇上之佐領進上抵俸甚玷王爵應將雅爾江阿革去親王得旨雅爾江阿著革去親王○宗人府參奏鎮國公永謙由閒散宗室超授鎮國公不知感戴殊恩乃於允禩一案並不據實陳奏枝梧抵飾永謙應革去鎮國公爵得旨永謙著革去鎮國公○丁亥 上親耕藉田○己丑吏部遵旨議覆雲南巡撫鄂爾泰前任江蘇布政使時將應得銀兩買穀三萬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貯蘇松常三府以備賑貸實屬急公應准加級議敘得旨鄂爾泰著加二級伊平日實心辦事聲名素優又將應得之項急公備用是以降旨交部議

敘若各省大吏不識此意謂急公卽得議敘苛索妄取致累官民  
此端斷不可開可將此令督撫司道知之○庚寅命截留山東漕  
米五千石備各州縣應給兵糧○欽拜緣事革職調塞楞額爲兵  
部左侍郎以存柱爲刑部右侍郎富貴爲貴州按察使由御史遷○辛  
卯命協理大學士事戶部尙書張廷玉爲文淵閣大學士仍管戶  
部事以蔣廷錫爲戶部尙書裴律度爲戶部左侍郎仍辦江西巡  
撫事○是月免直隸薊州清苑等七十四州縣及湖廣沔陽州沔  
陽衛雍正三年水災額賦有差

三月癸巳朔復設直隸延慶衛守備一梁城所千總一○宗人府  
參奏貝子允禩等俱係往 陵寢居住之人理應敬謹行走今  
孝莊文皇后梓宮未入 享殿之前允禩卽率領伊子白起廣善  
散回甚屬不合應將允禩革去固山貝子撤出所屬佐領間散宗

室白起廣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准其折贖得旨著寬免○敕封  
青海水神爲靈顯青海之神○丙申先是宗人府奏允禩允禔蘇  
努吳爾占等旣已削出宗籍應將伊等本身及其子孫俱撤去黃  
帶更改舊名歸併各該旗各佐領其有品級之女一併銷去品級  
奉旨允行至是正藍旗都統音德等將允禩允禔等更名編入佐  
領事定議奏聞得旨爾等乘便行文楚宗將允禔之名並伊子孫  
之名著伊自身書寫告知楚宗令楚宗報於爾旗允禩之名及允  
禩之子之名亦著允禩自書寫編入佐領○工部議准怡親王允  
祥等奏京東水利情形一河西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卽桑乾  
河之分流自蘆溝河經南苑至潮縣西南流入武清縣南河流本  
暢自武清之墩上村淤爲平陸偶遇水潦田野彌漫應循故道疏  
濬仍於分流處各建閘一座以時啓閉一香河寶坻二邑沿河隄

岸坍塌甚多應及時修築再於牛牧屯以上斜築長隄一道以障上流俾運河無東溢之患一通州煙郊以南之水匯於窩頭分爲二支南流入運東流經香河之吳村達於寶坻吳村以下大半淤塞難於開濬應將南流一支疏通暢入運河其由香河入寶坻之溝頭河亦加疏濬導之自寶坻城南達於大河不令漫溢一寶坻與薊州接壤薊運河自三台營會諸水至寶坻之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漚水以達於海應先修築河隄再於薊州下蒼鎮以南建橋下閘壅水注於兩崖以資灌溉一漚水出遷安之泉莊至崖兒口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應開直河二道與舊流分瀉其近河隄堰更加高廣建閘開渠庶令窪溼之區皆爲膏壤一玉田之藍泉流入薊運河河外潞水爲湖山水暴漲河與湖平應將河身疏通深廣束以隄防湖之西北另開小河引山間諸水入

河下流使湖不泛溢仍於湖心最深處儲爲水櫃以濟泉水不足其泉河一帶仍多方疏導以廣水利一豐潤之王家河汊河龍堂灣泥河四道或流入大泊或流入蘄運河田疇不蒙其利應滌源疏流築隄建壩於東北引徒河爲大渠橫貫四河之中廣開溝洫以備旱澇一永平所屬若盧龍之燕河營及營東五泉灤州之別故河龍溪沂河勒家河黃坨河陷河龍堂牯牛河遷安之徐流營泉河三里河皆應隨地制宜開溝引流於水利營田大有裨益得旨依議速行○庚子馬進泰緣事革職以邁柱爲工部右侍郎

由御

史遷

○辛丑諭議政王大臣等據遣往策妄阿喇布坦處眾佛保奏

稱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可穆齊克吳梁海地方原係伊所屬被丹津喇布坦侵占仍欲得此地方等語今不合策妄阿喇布坦來使入內地卽於巴爾庫爾遣回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時發兵侵

擾克木可穆齊克吳梁海見今我滿洲蒙古兵丁在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駐紮著前鋒統領丁壽帶滿洲兵五百名蒙古兵五百名副將軍貝勒博貝帶喀爾喀兵一千名前往唐努山前之特斯等形勝地方駐紮於克木可穆齊克居住之車零旺布吳梁海居住之博貝處不時偵探若策妄阿喇布坦侵犯吳梁海等處賊兵若少卽襲擊之如賊勢眾斷不可輕進著將軍穆克登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策零博貝等應如何防守豫備定議奏聞○封皇后弟五格爲一等侯○壬寅安奉 聖祖仁皇帝御容於恩佑寺○諭理藩院昨爲吳梁海人等特降諭旨發兵駐防朕復詳思克木可穆齊克地方之吳梁海人等俱係車零旺布博貝屬下其來歸之科羅爾賈等見交博貝撫綏存恤居之公所此等人向在喀爾喀邊外樹內打牲爲生與準噶爾所屬吳梁海接壤又與

鄂羅斯連界必當輕徭薄賦俾伊等生計饒裕乃爲有益此等人素無知識萬一策妄阿喇布坦設計哄誘或興兵搶掠雖地屬彈丸人極愚賤而儻被侵犯卽與蒙古王貝勒之部落一體豈可置之不問觀策妄阿喇布坦奏章其意於吳梁海每飯不忘將來未必無乘閒侵犯之事今茲夏月我師見在特斯等處遊牧朕欲乘此遣大臣一員攜帶布帛茶葉等物同王車零旺布貝勒博貝或親至克木可穆齊克地方或於附近吳梁海之唐奴特斯等處齊集伊等爲首之人分別賞賜明示朕意曰皇帝軫念爾等民生特命前來傳旨曉諭爾吳梁海人世居樹內以打牲爲生遇力強者卽爲納賦由來舊矣今爾等納貢賦於蒙古王貝勒等卽爲朕之屬國所居與鄂羅斯準噶爾邊界甚近據今差往準噶爾使臣回奏策妄阿喇布坦云克木可穆齊克地方之吳梁海人等向俱爲



伊之屬下甚恨爾等皇帝恐爾等受伊侵害故特遣大臣傳諭豫爲防備且施恩賞賜爾等嗣後遠設營哨盡心防禦策妄阿喇布坦所屬之吳梁海與爾等接壤宜不時探察再鄂羅斯亦與爾等甚近儻伊國人等侵爾邊界造屋種地立即報知汛地轉報將軍即使策妄阿喇布坦侵害爾等將軍早聞便可發兵救助但策妄阿喇布坦兵多事起倉卒爾等力不能當卽攜帶妻孥牲畜移入內邊游牧若賊兵無多爾等酌量己力可以殄滅卽殄滅之與其畧不設備致策妄阿喇布坦忽來見侵劫掠牲畜殺傷人民何如早備之爲善也皇帝又軫念爾等生計特命爾主王貝勒等減爾貢賦將所減之數皇帝動支國帑賞賚爾主期於爾等生計有益爾等誠能感戴國恩恪遵訓旨固守地方探察詳報朝廷恩賚自必有加無已等語車零旺布博貝同命往大臣如此詳悉曉諭伊

等再於伊等中揀選老成服眾之人作爲首領令其守望相助其  
遇有緊急事務作何知會傳報之處亦著詳細定議開示伊等伊  
等果能深知利害感佩恩澤則必輸誠效力從此邊圉益固矣○  
甲辰諸王大臣等遵旨將允禩改名之處詢問允禩允禩自改名  
爲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爲菩薩保奏入報聞○丙午召山西總  
督伊都立來京以高成齡署山西巡撫

由布政使署

○戊申諭宗人府

魯賓人原不及昨將允禩之事於眾人前詢問見其舉動狂悖原  
欲將伊正法因伊無兄弟子息不忍絕伊後嗣特予寬典諭令禁  
錮高牆爾衙門奏稱無應襲伊貝子之人朕令爾等往問魯賓據  
爾等奏稱魯賓甚是惶恐並非前日舉動且又耳聾據此將伊正  
法之旨伊或未聞所以如此伊之職銜旣無應襲之人著將魯賓  
寬宥降授輔國公伊之佐領諒伊亦不能約束俱撤回置之公處

○復置江南海口葦蕩二營設參將一守備二千總二把總四兵一千三百名專管採葦巡河○己酉封簡親王雅布庶子神保住爲簡親王○定陝西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爲率歲減舊額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兩○辛亥以沈廷正爲福建布政使魏定國爲河南按察使

由浙江杭州府遷

○王子諭雲南巡撫管理

總督事務鄂爾泰四川烏蒙土司縱恣不法擅擾東川府地方似此若不嚴行懲戒將來益無忌憚滋事愈多雲南與烏蒙接壤爾可與岳鍾琪和衷酌辦將烏蒙土官土目先行戒諭令其毋虐土民毋擾鄰境痛改前非恪遵法度儼敢怙惡不悛罔知斂戢應作何懲治爾當悉心籌畫萬全勿少輕易其會同岳鍾琪辦理之處朕已頒諭令知之矣○賑河南襄城等二十三州縣水災饑民○甲寅諭九卿漢人爲外官者俱回避本省朕思漢軍之在直隸亦

當如漢人之回避本省也直隸去京城甚近漢軍中親戚友朋散處直隸州縣且伊等莊田地土亦多分隸其地保無請託牽制徇私報怨之弊乎嗣後應照漢人回避本省之例停其在直隸居官令於別省各缺銓用著九卿速議具奏尋議八旗漢軍人員應照漢人回避本省例凡遇直隸道府州縣等缺於銓選時扣除布按二司缺出亦停其開列得旨布政按察使仍行開列餘依議○論八旗漢軍官員等人臣事君須明大義固不可矯情立異尤不可挾私黨同習氣陷人流而不返每至乖於大義皆由察之不早挽之不力故也八旗漢軍向來惡習好通聲氣凡內外交武官員無論平素識與不識一登仕籍必信息相通互相袒護雖其初意不過矜名圖利然積久不改種種偏私固結害正誤公漸成大惡矣夫立身事主豈有二理若果能孤介一秉至公自然能獲平上否

雖竭力盡心徒然敗品喪名而且犯義撓法況此輩邀結原非至誠利則同爭害則各避究何益乎夫同此固結之心也於君則爲忠於友則爲黨忠則爲君子而賞必及之黨則爲小人而罰亦必及之雖至愚之人亦未有不欲爲忠良之君子而甘爲匪黨之小人以避賞就罰者也毫釐之差天淵之判可不慎歟或有云人非聖人誰能無私又云瞞上不瞞下此等陋諺不知出自何典爾等旣登仕籍奈何爲此市井無賴之談以自絕於聖人而願爲有私瞞上之人耶况朕從前局外旁觀三四十一年一切情態知之甚悉汝欲瞞上而上竟不能瞞汝不瞞下而下實互相瞞也深可憫歎漢軍中公正不阿之人朕皆委任信用如楊宗仁持身剛介旣歿之後尙屢邀朕恩爾等若咸能實心遵朕訓諭效法正人必寵渥厥身慶流後裔若面是心非不能悛改惡習不但身遭黜罷此風

不息後人效尤必日貽害子孫嗣後各宜公忠自立共絕攀依官  
無論崇卑惟盡己職事無論大小惟盡己心人人皆能孤介則眾  
孤介和合而成一德同風之盛矣○庚申諭各省督撫提鎮等連  
年以來朕令督撫提鎮等保送所屬武弁進京引見若該上司奏  
摺內有某員操守平常字樣朕於召見該員之日必將所奏諭知  
冀洗滌前愆以圖後效無非愛惜人才之意乃聞有不肖之員於  
回任之後以上司既有貶抑之詞心懷怨望遂與上司日漸參商  
或又以平時操守不謹既爲朕所知將來難望上進由是志氣益  
積見利忘義者有之但當引見之時伊等任內未嘗顯有過犯該  
管上司又未參劾朕姑且容留試用豈能保其將來耶嗣後該上  
司保送人員務秉公心勿存私意儻伊等陞見擢用之後改易前  
轍卽當據實參奏勿謂朕曾擢用有所瞻顧勿謂己曾保舉回護

前非總以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心處之則賞罰明而屬員知所勸懲矣○壬戌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且以平藏之功歸美年羹堯謂當立碑於 聖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後甚屬悖逆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治罪得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 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爲詩詞頌揚姦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旣敗露益足以彰 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尙不至於死伊旣以文詞諂媚姦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卽以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扁額張挂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爲切齒可令在

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做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蹟以儆頑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爲詩文一併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夏四月癸亥朔議政王大臣等議准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巴塘係打箭鑪之門戶久入川省版圖至中甸貼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圖附近中甸之奔雜拉祈宗喇普維西等處雖係巴塘所屬之地向歸四川而其界緊接滇省汛防總通於阿墩子阿墩子乃中甸之門戶請改歸滇省管轄設官防汛與川省之裏塘打箭鑪彼此犄角足以控制番民從之○甲子戶部等衙門議奏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侵蝕俸工銀十四萬八千餘兩勒限五年追完若限滿不完或不足數照侵蝕例治罪得旨五年限滿分毫不完然後治罪於錢糧何益此等缺欠錢糧勒限追賠事件應將所欠銀兩數目



按所勒年限計算一年應完若干儻一年應完之數不完如何治罪年限已滿不能全完又如何治罪著分別定議嗣後一體遵行○戊辰吏部疏奏京察屆期請派大學士尙書等大臣會同考察得旨嗣後遇京察之年著內閣滿漢大學士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公同閱看著爲例不必另派大臣○己巳添設直隸布政使經歷一理問一按察司經歷一○庚午貴州巡撫何世璠奏請訓旨以便遵守安輯民苗撫綏地方論地方要務朕旣未親歷其境安能悉知卽有所見亦不過得之傳聞總賴爾等大臣無欺無隱據實入告君臣同心商酌則可耳至於居心立志應如何處朕今一一諭示於爾若能實力遵奉而行於地方吏治自大有裨益也不可惟務虛名而廢實事不可但求潔己而不奉公不可以因循爲安靜不可以生事爲振作毋偏柔善以盜寬仁之譽毋事姑息

以邀屬員之感毋徇友朋之情而欺主毋受權要之託而誑君黔  
省錢糧有限爾之操守朕所素知再者武備不宜輕視稍致懈弛  
當十分留心時加鼓勵苗夷雖蠶而無知然亦人也若地方有司  
實意矜恤令其知感營伍嚴肅令其知畏朕可保其永遠無事恩  
威二字萬不可偏用之目前雖有小效將來必更遭大患非爲國  
家圖久安之策朕所不取鑒別屬員不可盡以科甲爲人材而視  
他途爲市井小人自古用人無方賢愚豈宜如此區別凡事虛衷  
秉公切勿豫蓄成見平心以待彼亦此應何事不得其理也勉之  
勉之莫負朕倚任之重○辛未諭內閣倉差甚有關繫小京官內  
未必有人御史亦各有職掌漢監督著將候補候選道府同知知  
州有情願效力者報名吏部戶部會同九卿揀選引見如任內果  
能效力以應升之缺卽用滿監督著部院挑選筆帖式保送引見

如能實心效力以主事卽用若係中等仍回原職下等者革退○  
癸酉諭議政王大臣等據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覲佛保等奏稱  
臣等與策妄阿喇布坦議定疆界仍欲以索爾畢嶺至唐努山陰  
之哈喇巴爾魯克山爲界等語其事暫且不能完結朕思巴爾庫  
爾吐魯番之兵丁理應撤回著議奏尋議策妄阿喇布坦怙惡不  
悛輒敢指占地方以圖倖得乃自取滅亡也 皇上愛恤官兵以  
出征年久令卽撤回應將巴爾庫爾吐魯番官兵俱行撤回但撤  
回之後策妄阿喇布坦或遣人往哈密地方盜取馬匹牲畜亦未  
可定查哈密地方見駐兵五百名應於安西兵內再撥五百名派  
副將遊擊各一員管轄駐紮令其遠設斥堠嚴加防範俟哈密建  
城完工將五百兵再行撤回安西將軍富甯安前降旨調回陞見  
應帶領大兵來京再甘州見有京城滿洲兵三百餘名亦令都統

查克丹帶回並撤所設軍站其自嘉峪關以至安西沙州哈密應留軍站以備遞送從之○甲戌怡親王允祥奏臣查修水利徧歷關隘所過正定府衢通九省地界重邊向設總兵一員統轄自奉裁後改設副將隸於督標事多牽制防汛每多廢弛請復設總兵以資控制以靖地方得旨著照所請復設直隸正定總兵官以南營參將張起鵬補授○乙亥諭內閣督撫提鎮俱係朝廷簡用之大臣其因公晉接自有一定之禮儀不應過卑過亢以違制度乃閒有督撫倨傲妄行而提鎮等遂卑躬屈節以爲諂媚者如年羹堯當日視提鎮等如同奴隸每令其披執進見常擺在江南時令兩司侍立於旁此皆妄誕不法之甚嗣後督撫提鎮相見務遵會典所載一定儀注儻有違例披執者一經發覺定將倨傲諂媚之人一同治罪又屬員謁見上司遇應穿公服之日止用補服不許

擅用朝服向日屢申明禁近來仍有違背不遵者今曉諭後若再  
有此等察出必加重處○禮部議覆江西巡撫裴率度奏白鹿書  
院已經修葺請於各省薦舉孝廉方正中簡發一人授以官職或  
於詞臣中遴選文行兼優者爲掌教應不准行得旨朕臨御以來  
時時以教育人材爲念但期實有益於學校不肯虛務課士之美  
名蓋欲使士習端方文風振起必賴大臣督率有司躬行實踐倡  
導於先勸學興文孜孜不倦俾士子觀感奮勵立品勤學爭自濯  
磨此乃爲政之本至於設立書院擇一人爲師如肄業者少則教  
澤所及不廣如肄業者多其中賢否混淆智愚雜處而流弊將至  
於藏垢納污若以一人教授卽能化導多人俱爲端人正士則此  
一人之材德可以膺輔弼之任受封疆之寄而有餘此等之人豈  
可易得當時孔子至聖門弟子三千餘人而史稱身通六藝者僅

七十有二其餘不必皆賢況在後世之章句教人者乎是以朕深嘉部議不肯草率從裴率度之請也其奏請頒發未備之典籍亦不知未備者是何等書不便頒發至於奏請特賜扁額當年既經聖祖仁皇帝賜以御書朕亦不必再賜○西安巡撫圖理琛奏請動存庫銀六萬兩採買豆草以爲西安兵丁備用得旨圖理琛向任廣東布政使密奏不准官兵豫支俸餉廣東及各省原有歲暮豫支兩用錢糧之例伊旣固執不行以致兵丁度歲艱窘怨謗繁興撫臣年希堯強之而後給發隨經具摺奏聞此時朕恐圖理琛在廣東未必相安故改調西安旋因西安巡撫員缺遂爾擢用今圖理琛奏請豫支銀兩採買豆草以備用是圖理琛爲布政使時則但知有錢糧而不知有兵丁今爲巡撫又但知邀兵弁之歡心而不復計錢糧之出納身爲大臣乃偏執己私遂致前後大相

矛盾况雍正元年題定兵馬豆草折銀之例悉照酌中之價若遇  
豐年價賤兵丁可得餘銀若遇歉年價貴許該管上司題請增給  
是兵丁原無歉年匱乏之慮今西安兵丁之豆草請豫買以備用  
則他處兵馬之豆草獨不當豫備乎圖理琛身在西安卽欲加厚  
於西安之旗標兵丁豈此外兵丁皆不當蒙惠乎若一視同仁使  
天下兵丁皆有備用之豆草其事果能行乎文武大臣各有職任  
彼此不得干預西安總統滿洲兵馬乃將軍之事延信以宗室而  
爲將軍經理軍務乃其專責圖理琛此奏卽有益於兵丁亦當與  
延信商妥同奏今妄憑臆見獨自敷陳顯欲侵將軍之職掌延信  
旣在同城於圖理琛此奏知而不阻亦屬不合○命再運奉天米  
十萬石至天津又截南漕米十萬石分貯河閒保定二府備用○  
丙子吏部議准山西總督伊都立奏增設移駐官弁事宜一朔平

甯武二府請添經歷各一員老營堡雁門所添設巡檢各一員一  
太原府駐紮甯武之中路同知請改爲甯武府鹽捕同知駐紮偏  
關大同中路管糧通判改爲大同府糧捕通判大同府右衛西路  
同知改爲朔平府管理糧餉同知左衛理事同知改爲朔平府總  
捕理事同知移駐朔平府一萬億甯化二倉改隸甯武縣神池利  
民八角三倉改隸神池縣五寨倉改隸五寨縣其大同西路之常  
盈庫常豐倉改爲朔平府常盈庫常豐倉一神池堡守備改爲神  
池營守備五寨營把總改爲五寨縣把總鎮西衛守備改爲鎮西  
城守備從之○丁丑諭各省鄉試正副考官朕御極以來屢次開  
科取士凡屬考官皆擇人品端方素行謹恪者爲之而諸臣果慎  
守法度洗滌弊端各省榜發士林皆無異議但聞試官之內偶有  
學問不及而所取之文未盡滿人意者是以去年朕將在京科目



出身官員應開列正副主考者通行考試分別等第記名以備簡用今鄉試屆期將記名人員掣籤命往使典試事夫文行原無二理豈有文藝優通而品行卑劣者況國家以文章取士爾等以文章發科今膺鑑衡之任若文優而行劣使天下之人謂文章一道全無足憑則是讀書通籍之人貽玷於名教國法尙可容乎料爾等必無此事但朕愼重科場大典不得不諄諄告誡爾等其共加勉勵勿負朕心○戊寅兵部議覆貴州銅仁府正大營同知馮光裕條奏湖南平溪清浪二衛與貴州思州府接壤去湖南省會遼遠請改歸貴州管轄應如所請再查湖南天柱縣與貴州黎平府接壤應改隸貴州四川東川府與雲南尋甸州接壤應改隸雲南就近管轄從之○己卯召查弼納來京以范時繹署兩江總督

直隸馬蘭口

○庚辰諭宗人府允禩著交與都統楚宗侍衛胡什里

總兵署

馳驛從西安一路來京沿途酌量派兵看守伊之妻子家口著總督岳鍾琪巡撫圖理琛石文焯等派地方官兵嚴行看守○諭貝勒滿都護庸鄙卑污所以 皇考聖祖仁皇帝不令承襲貝勒而用伊弟海山其後海山獲罪禁錮無應襲之人不得已方令伊承襲屢蒙 皇考聖祖仁皇帝厚恩官至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理正白旗三旗都統事務伊並未盡心辦事竭力供職不但不思圖報 高厚之恩反入允禩允禵允禔保泰蘇努阿靈阿鄂倫岱之黨實爲深負我 皇考之人朕雖知之甚悉然朕卽位以來特望伊悛改諄諄教誨加以深恩令伊在總理事務處協同行走伊毫無竭誠效力改悔前非之意惟欲阻撓政事搖亂人心陰險奸僞無所不至從前不孝於父不友於兄弟眾所共知實爲黨與中之巨魁伊並不知朕之心迹可令伊每日侍從行走朕亦欲識

其性情也○諭大學士等去歲畿南被水朕軫念民生除截漕賑濟種種加恩外又特命怡親王等親身前往查勘地理情形以除水患以興水利今一切工程事務雖有分發效力人員但地非素經人非素轄恐有呼應不靈之處必得本處地方官公同實心協辦始克有濟且事權必欲專一方可奏功凡直隸地方文武官於水利事務須與分發效力人員秉公和衷協助如有漠視推諉及阻撓者俱著怡親王題參有實力奉行者亦著怡親王保題○辛巳諭九卿等朕從前曾降諭旨凡遇理事之日若有大風雨雪著在京官員等卽不必來圓明園朕自改期另傳昨日原擬今辰理事乃夜來下雨朕卽傳諭諸臣不必前來而城中官員俱已行至西直門聞旨始回昨夜既有風雨在京大臣等理應遵照前旨何必多此往返嗣後有特旨所傳之官員若有風雨無阻字樣則

不論風雨卽著前來若朕御門之日遇有大風雨雪伊等卽互相

傳諭不必前來○調阿克敦爲兵部左侍郎轉三泰爲禮部左侍

郎調塞楞額爲禮部右侍郎

由兵部調

○壬午諭內閣據總河齊蘇勒

奏報朱家口水勢斗長東岸壩臺大埽衝陷見在防守修築等語

黃河水性無定將來或有浸溢河水旁引恐有奪河之患齊蘇勒

在工年久歷練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朕所深知但年已望

七恐精力稍減河工勤勞思慮有不及處兩廣總督孔毓珣素諳

河工事務伊從前屢請陞見今准其來京著先至河上詳勘水勢

協同齊蘇勒細加商酌妥議兩廣總督印務著兵部侍郎阿克敦

前往署理○癸未吏部議准怡親王允祥奏直隸水利營田事務

殷繁請設立滿漢司屬各四員水利營田使經歷一員從之○甲

申諭大學士等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

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爲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村落雖小卽數家亦可編爲一甲熟苗熟獐卽可編入齊民苟有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各官不實力奉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獎賞隱匿者作何分別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內被舉盜犯可否照家長自首之例暫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儻有從前未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瞻徇畏縮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疏防文武各處分雖著有成例但其中尙有分別凡山海大盜聚眾多人土獐苗蠻成羣劫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勢難擒捕者責之弁兵如久無緝獲則文武一例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蹤迹散處者則捕役力能擒

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躡探而營汛弁兵各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

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分可否酌量從輕庶情法得平中無

枉抑著九卿一併確議具奏○丁亥以僧格爲內閣額外學士

由內閣

閣侍讀○九卿議准怡親王允祥奏滏陽河發源河南磁州州民

攔河築壩致直屬之邯鄲永年諸縣爭水訐訟事關兩省文務動

經歲月請將磁州改屬廣平府滏陽一河全歸直隸統轄從之○

命雲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徵收○戊子戶部議覆署四川巡

撫羅殷泰奏川省州縣多屬以糧載丁紳衿貢監等盡皆優免差

徭請將優免之名永行禁革與民一例當差查川省以糧載丁之

州縣紳士原無丁銀無庸優免徭旨向來徵收錢糧每私立儒戶

宦戶名色累及小民已經降旨嚴禁而丁糧差徭或借紳衿貢監

之名包免巧脫情弊多端羅殷泰所奏禁革紳士優免之處固屬

太刻而部議但就其錯處指駁其餘未曾詳議亦屬蒙混著九卿詳議具奏尋議照例優免本身一丁其子孫族戶濫冒及私立儒戶宦戶包攬詭寄者查出治罪從之○兵部遵旨議奏正定副將既改爲總兵官應將標下兩營改爲鎮標復設遊擊二員以見有之守備二員卽爲遊擊中軍守備復設千總一員再設城守龍固營守備一員把總二員添設馬步兵二百三十五名從之○四川巡撫法敏奏川省邊界番夷干犯法紀者請一面會同督撫提鎮具奏一面相機擒拏治罪並請嚴飭督撫提鎮約束沿邊弁員務以安戢邊境爲主不得一毫需索以致開釁生事得旨治內地當先寬而劑之以嚴治邊夷宜先威而繼之以恩方克有濟朕非好大喜功偏於殘忍之主此數處番夷咸沐聖祖數十年寬仁厚德自應傾心向化總緣地方官不實心任事苛求見小激出事端

復隱匿養姦致令伊恩不知感威不知畏所以大不法之案重見疊出今若照爾迂見而行爾能令所屬各員盡皆一塵不染乎儻再有不法事出將不肖員弁正法以謝罪於番夷乎抑別有料理之法乎若漫然不料事之始終亦並無深謀遠慮止據無稽之迂談奉爲指歸信而不疑是豈封疆大臣之識見耶今爾所見亦不可謂全無用處但尙非其時俟將此歷來不法之積習極力振作整頓一番使伊等懍然知法當遵知威可畏然後再行爾此奏嚴飭將弁屬員遵守弗違彼時可保地方百姓永遠享昇平之福也○己丑諭內閣各省耗羨銀兩與營伍中數分公糧存貯公所原爲本省本營之中或有公事需用或爲各官養廉使地方營伍備用有資不至派累兵民乃通權達變之法其來久矣並非正項錢糧可比也邇來督撫提鎮中小心拘謹者恐目前經手將來無以



自明具摺奏請咨部以記出納原係見小之舉該部止應存案此並非開銷正項錢糧也若將耗羨銀兩俱比照正項具題報銷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員指耗羨爲正項而於耗羨之外又事苛求必至貽累小民此風斷不可長○裁廣西太平府龍州流官吏目○庚寅諭吏部兵部蔡珽職掌太多不能兼管著將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正白旗漢軍都統二缺另行開列具奏兵部尙書事仍令蔡珽管理○是月免直隸霸州玉田等州縣雍正三年水災額賦有差

五月壬辰朔川陝總督岳鍾琪奏甯夏駐防滿漢兵丁糧餉請分別折給得旨從來滿洲兵丁性情質樸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自圖便利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競馬乾錢糧 聖祖仁皇帝將爲首之人重懲

附和之人分別治罪蓋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爲上司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袒護漢人以示公者漢人爲上司又往往袒護漢人亦有故意刻待漢人袒護旗人以示公者此皆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應復占綠旗之分例今岳鍾琪奏據鍾保詳稱甯夏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實徵草束並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數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卽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採買矣若云

折價不敷兵丁同爲朝廷養之人滿洲素性尙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亦欣然樂從凡辦事止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卽綠旗兵丁情願固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爲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況爲數不過七百餘金卽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國家較量錙銖之名乎鍾保身爲藩司料理軍餉乃其專責滿洲兵丁所需米石草束著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不得稍有虧缺若借端貽累地方朕必加重處俟辦理數年兵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買○癸巳諸王大臣

等奏允禩身爲大將軍毫不效力止圖利己營私貪受銀兩縱容屬下騷擾地方嚇詐官員固結黨羽心懷悖亂請卽正典刑以彰國法得旨阿其那允禔允禵等結黨營私同惡相濟朕以宗廟社稷爲重遲回詳愼多方勸戒而伊等怙終不悛罪惡昭著朕亦無可如何但允禩與阿其那允禔雖均屬罪人而允禩爲人止於賦性糊塗行事狂妄至奸詐陰險之處則與阿其那允禔相去甚遠因阿其那允禔多方籠絡允禩墮其術中受其指使不知悔悟設令伊一人獨處則才具庸劣斷不能獨爲一事若與阿其那允禔一處聽其愚弄則狂悖恣肆可以無所不爲矣朕數十年來於伊等之居心行事知之甚悉若謂朕於允禩獨有偏徇則朕何以對聖祖在天之靈乎朕之此心天地神明自能昭鑒前令允禩在馬蘭峪居住原欲其瞻仰景陵感發天良痛改前非洗

心滌慮而允禩並不醒悟校改蔽錮日深奸民蔡懷璽又構造大逆之言冀行蠱惑則馬蘭峪亦不可令其居住著滿都護常明來文馳驛前往將允禩撤回朕思 壽皇殿乃供奉 皇考 皇妣聖容之處將允禩於附近禁錮令其追思 教育之恩寬以歲月待其改悔伊子白起甚屬不堪著與允禩一處禁錮其子白敦尙好可封爲鎮國公令在伊家居住○陝西巡撫圖理琛奏保送遊擊守備赴部引見諭嘗見滿洲爲上司則以滿洲爲可信任漢人爲上司則以漢人爲可信任不思身爲大臣管轄之人滿漢俱有一有偏向則諸事皆不得其平何以服人心而理庶務前令陝西督撫提臣各保遊擊一員守備一員送京引見朕意以陝西武弁可用者甚多而征討桌子山等處又多效力有功之人地方大臣當從公保薦以副朕留心人才之意乃圖理琛於遊擊內將查爾

扈保送前來查爾扈在乾清門侍衛行走用爲陝西撫標遊擊滿洲在陝爲綠旗武官者止有查爾扈一人而圖理琛卽將伊保舉豈此外遂無可保舉者乎且查爾扈係朕深知熟識之人又何必進京引見著卽令回任又潼關修造滿兵房屋延信圖理琛特差旗員四人前往監造若云滿洲房屋漢官監造未必合宜何妨指示規模令其照式爲之而必欲差委滿洲謂其不至侵蝕浮冒是明以漢人爲不可信用而以滿洲爲可信用卽有意偏向之明驗矣著交與延信圖理琛不時稽查若所差旗員不善辦理或有侵蝕浮冒或在地方生事滋擾朕少有所聞定將延信圖理琛一併從重議處從前年龔堯署理大將軍印務將滿洲官員兵丁百計陵辱領兵征剿鎮海堡時將滿洲功績概行泯沒且加以敗北之名以致人人怨恨此又有意遏抑滿洲者更爲悖逆身爲大臣一

涉徧徇則大乖爲政之道將來必干嚴譴凡居封疆大任者當深  
以爲戒○兵部等衙門議奏鄂倫岱阿爾松阿固結朋黨擾亂眾  
心屢蒙寬宥發往盛京仍怙惡不悛大干國紀鄂倫岱阿爾松阿  
應擬斬立決從之○乙未議政王大臣議准川陝總督岳鍾琪等  
奏臣遵旨同通智將隆科多石文焯所奏插漢拖輝開渠建閘之  
事按圖驗看自插漢拖輝至石觜子築隄開渠有地萬頃可以招  
民耕種請於插漢拖輝適中之地建城一座設知縣一典史一再  
將李綱堡把總一兵五十名移防縣城石觜子地方請撥平羅營  
守備一把總一兵二百名駐中衛邊日請撥甯夏鎮標守備一把  
總一兵一百名分汛防守自河西寨至石觜子築隄二百餘里開  
渠一道建攔水閘八座請於七月間動工招民開墾以資灌漑得  
旨依議插漢拖輝之事甚屬緊要著通智留插漢拖輝地方辦事

單疇書向管甯夏亦著前往同通智管理事務尋定新設縣名曰

新渠○丁酉以裴率度爲左都御史調汪澂爲江西巡撫以甘汝

來爲廣西巡撫

由按察使遷

○庚子諭大學士等從前阿其那允禩允

禔等結黨營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醫卜星相甚至優人

賤隸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員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與往來以備

其用若欲排陷何人卽捏造無影響之言使此等人傳播以簧惑

無識見之輩

聖祖仁皇帝深知此輩奸惡時時留心至朕卽位

以後卽有傳言云朕日日飲酒又云朕頻與隆科多飲至更深隆

科多沈醉不勝令人擡出卽蔡珽自四川到京越數月見朕毫不

飲酒曾駭歎奏朕云臣在四川聞人流言皇上日日飲酒今臣到

京已久朝夕侍從始知皇上涓滴不飲昨路振揚來京陛見臨行

時亦奏臣聞流言謂皇上卽位後常好飲酒今臣朝暮入對惟見



皇上辦事不輟毫無酒氣如此陳奏者甚多此無他故皆因阿其那允禔素日沈湎於酒朕頻頻降旨訓誡而伊等遂播此流言反加朕以好酒之名傳之天下夫朕若於政事不誤即使飲酒亦復何傷然朕實天性素不能飲內外之所共知以天性素不能飲者尙偽造此言則此輩之流言何可限量也今又見報房小鈔內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宮登龍舟命王大臣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宮等語夫人君玉食萬方偶於令節宴集羣臣卽御龍舟奏樂賜飲亦蓼蕭湛露之意在古之聖帝明王亦所不廢何不可者但朕於初四日卽降旨令在城諸臣不必赴圓明園叩節初五日僅召在圓明園居住之王大臣等十餘人至勤政殿側之四宜堂賜饌食角黍逾時而散並未登舟作樂遊宴也且先期內務府總管等奏

請今歲照例修備龍舟朕實止之此非有意屏卻讌遊蓋厭其喧雜耳而報房竟捏造小鈔刊刻散播以無爲有甚有關繫著兵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以戒將來以懲奸黨○諭從前降旨詢問查彌納凡八次伊將蘇努七十隆科多互相串通鎖營之處隱匿並不據實舉出是以朕將伊調來京覲面詢問伊仍堅執不認是以將伊革去總督擊交王大臣詢問彼時降旨云伊若將蘇努七十實情舉出將伊口供繕寫具奏若不據實供出爾等將伊擬罪具奏伊今供稱蘇努七十阿靈阿揆敘鄂倫岱阿爾松阿結爲朋黨協力欲將阿其那致之大位蘇努屢稱允禩氣象大方蘇努結交七十特爲結交允禩之故允禩又與阿其那相好結爲一黨邀買人心藐法妄行隆科多專擅威權又結交揆敘阿靈阿各處邀買人心爲彼羽翼等語將種種實情舉出查彌納係後進之人

伊特畏懼權勢隨聲附和今既據實供出諸王大臣尙議將伊正法甚屬不合朕昨降旨時以言及 聖祖仁皇帝彼時查弼納卽痛哭不止此處伊尙有良心著將查弼納之罪悉行寬免仍降旨與查弼納云從前朕降旨詢問之時爾果照今日所供將實情舉出朕亦不將爾調來京師爾在兩江總督任內居官尙好故將爾寬免爾果痛改前愆朕尙有用爾之處若不悛改定行正法決不寬恕再蘇努七十阿其那允禔等互相結黨串通鑽營妄亂行爲之處查弼納俱經供出今蘇努七十雖已身故應如何追治其罪以彰國法至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之人爾等詳加察看將應如何治罪之處議奏○諭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製扁懸於居室又諭旨一道及諸臣所賦惡刺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刊刻進呈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戒○諭領侍

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爾等傳諭鄂倫岱之妻子兄弟族人等昔  
日佟國綱因鄂倫岱不孝奏請誅之我 聖祖皇考思念 皇祖  
妣孝康章皇后特從寬宥使離京師授爲廣東駐防副都統旣而  
調回京師授爲領侍衛內大臣承襲公爵伊不念 皇考如此天  
高地厚之恩忍於背負與阿靈阿蘇努等結爲黨與保舉阿其那  
欲圖大位擾亂國家前者審訊阿其那之太監供出阿靈阿鄂倫  
岱爲黨與之首顯干滅族之罪舉國皆知 皇考復加寬宥伊仍  
不知感激不思致身爲國以贖前愆乃己丑年 皇考自霸州回  
鑾時面數鄂倫岱結黨之罪伊毫無畏懼 皇考如此高年而伊  
一路觸犯行至六十餘里其倨傲兇狠之狀朕與扈從人等旁觀  
無不痛恨及在熱河 皇考聖體違和並未請安一次其意頗以  
爲快在宮門前每日較射歡笑其後 皇考於行圍地方向鄂倫

岱云爾無恩情爾所作之罪不可勝數實爲可殺之人伊承旨之下毫無畏懼倨傲如此親隨侍衛等不勝憤恨人人髮指因此皇考憤懣終日伊平生於皇考前敢於觸犯種種過惡其小者不可枚舉伊於皇考則忍心違忤如此而於阿其那則結爲黨與擾亂國家政事朕無不知之朕卽位以來效法皇考仍不念其罪惡施恩保全乃伊每事擾亂傾身回護阿其那因阿其那佐領一事在外於眾人前一番議論在內代伊啓奏顯露悖逆之狀將朕所交硃批諭旨擲於乾清門地上在朕前舉止抗橫爲人臣者當如是乎伊與阿其那固結死黨同阿爾松阿阻撓政事以亂眾心朕百端諭令改悔毫無悔心益肆傲慢故諸王大臣屢次奏請將鄂倫岱阿爾松阿卽行正法朕尙不忍望其改悔發往盛京令其思過乃伊至彼處仍不知畏懼妄生怨忿終日酣醉夫令

其改過則斷不知改加以恩澤則毫無感激懲以國法又毫無畏懼朕其奈何若不將伊等正法伊等欲圖大事之心斷不能絕也故將鄂倫岱阿爾松阿正法從前大臣等議奏籍沒鄂倫岱之家產將妻子入辛者庫朕思念 皇祖妣孝康章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特與寬免阿爾松阿效法伊父敢行悖逆其罪尤重故發遣其妻子至鄂倫岱之妻子兄弟族眾理應感戴朕委曲保全之恩若稍存異心天亦不宥昔者大禹父雖殛死禹惟盡忠後人稱爲聖人豈以禹爲不孝乎能知君臣之大義自當感朕寬大之洪恩也觀鄂倫岱之子補熙尙無惡行著照常供職效力其餘亦各於本職效力行走補熙果能向上朕仍委用爾等若以報鄂倫岱之讎爲念不誠心感恩效力朕自知之彼時切勿含怨也諭畢法海夸岱兄弟及鄂倫岱之子補熙並族人等跪泣叩頭奏請謝恩

又奉 上諭著降旨與伊等爾族豈比他族乃 皇祖妣孝康章  
皇后 皇妣孝懿仁皇后之親支也爾等雖犯大罪朕但治犯罪  
之人而已其餘兄弟族眾斷不累及今因鄂倫岱悖棄國恩身獲  
重罪實爲國法難寬不得已而正法鄂倫岱所作之罪指不勝屈  
爾皆所深知爾等陳奏鄂倫岱種種罪惡感戴朕恩既欲叩謝准  
其叩謝○癸卯調徐湛恩爲廣西按察使以楊紹爲山東按察使  
由江南驛  
鹽道遷○乙巳諸王大臣等參奏允禩改名所擬字樣存心奸  
巧殊屬不法應發令擬改得旨此事在允禩猶爲罪犯之小者阿  
其那允禩允禩固結匪黨潛設機謀種種不法之事不可枚  
舉朕所舉以曉諭羣臣及爾等所共知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其餘  
有所干礙而不便言及繁瑣委曲而難以悉數者甚多朕俱爲隱  
忍難以宣示也祇因二阿哥在東宮時失儲君之道阿其那允禩

等潛萌希冀之心而阿靈阿揆敘鄂倫岱等復私相附和將二阿哥百計傾陷以便遂其私願夫二阿哥居心行事 皇考無不照察廢黜斷自 宸衷豈伊等所得施其伎倆乎二阿哥一日在東宮之位凡爲臣下者當守一日之臣節豈可以悖逆之私心而視東宮如讎敵乎及二阿哥廢爲庶人已見斥於 皇考又有一等奸宄之徒妄思復立以圖僥倖此又背紀亂倫之罪人也當時伊等見二阿哥廢黜妄以爲伊等奸計之所致耶黨愈加堅固公然欲仗耶黨之力以東宮之位可唾手而得漫無忌憚竟有敢與皇考相抗之意此實朝廷之大患國家之深憂是以朕卽位以來百凡整理費盡苦心乃三年之久頑邪尙未盡化風俗尙未丕變爾等滿洲大臣急宜醒悟當日 世祖章皇帝御極正在沖齡睿親王輔政大權在握一日以黃色衣示在廷大臣詢問可否衣著



而彼時大臣尙力爭以爲不可凡滿洲耆舊內此等剛方正直之風權勢所不能奪者歷歷可考當時上三旗風俗止知有君上後因下五旗之人與上三旗之人並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習然從前下五旗之人雖各有該管之主而其心亦止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至今日遂卑靡一至於此如昨日都統武格在朕前奏對尙將獲罪削籍之允禔稱之爲主武格乃一無知武夫此則風俗頹壞大義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願爾等亦效法爾之祖父忠誠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臣子之於君上乃天經地義苟懷二心而存游移瞻顧之念卽爲亂臣賊子天理國法豈能容乎如阿靈阿鄂倫岱等之奸惡不明大義其存心行事爾等當以爲戒當日滿洲風俗醇樸雖遇天潢宗室未嘗不加禮敬尊君親上之

心最爲肫篤朕今日之諄諄訓誡不憚反復周詳者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昇平之福耳至於允禩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若發令自改伊必致又多奸詐著交與誠親王恒親王酌改具奏尋議允禩應改爲塞思黑從之○命撥江西米十五萬石運閩備賑○戊申召入諸王大臣九卿等諭曰歷年以來朕之數弟昏昧無知不安本分其奸僞逆亂之行爾眾大臣從前雖畧曉一二何能盡知爾等且不能盡知外閒小人又何由知之伊等爲人存心行事朕因三四十年共在一處知之甚悉伊等僭妄之心悖逆之行及其黨與於國家大有關係阿其那等歷年傷 皇考之心不孝不忠結爲黨援擾亂國家其罪倍甚於二阿哥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等共爲黨與包藏禍心將不守本分詭隨之人百計千方引誘交結又將生事兇亂喇嘛僧道醫

卜棍徒優人之屬種種貪利小人留心收攬重利賄買各致死命  
且在各處稱揚伊等美名串通內外好僞之人希圖大位有不入  
其黨者卽妄加危言以恐嚇之故不爲其所籠絡不爲其所欺蒙  
者蓋少國家被其擾亂人心受其蠱惑外則與阿靈阿鄂倫岱蘇  
努七十赫壽等亂臣結黨往來內則與 皇考御前侍衛拜唐阿  
太監等鑽營交結探聽一切喜怒信息若非我 皇考神明聖智  
心如金石未有不爲伊等詭祕之計所動搖者伊等奸僞之計皆  
我 皇考所洞悉乃窮困懷羞兇心益逞當 皇考高年反種種  
激怒無所不至 聖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奸僞結  
黨種種可誅之所致也知臣子者莫如君父我 皇考因阿其那  
不忠不孝惡貫滿盈深用震怒曾謂阿其那爲亂臣賊子乃吳三  
桂之再世父子之恩絕矣此等之 旨難以盡錄 皇考之旨甚

明伊等皆得罪於 宗廟 社稷 皇考之人國法所當誅者也

朕卽位以來將伊等罪過俱從寬宥凡事教訓冀伊等解散黨與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亂之行將阿其那封爲親王簡用重任總理事務阿其那仍不改其覬覦悖逆之心奸僞之行凡朕所交之事俱有意欲敗壞之事事以美譽自居欲將惡名歸之於朕其悖逆之心無少改悔處俱爲朕所覺察伊但兇心稍萌朕卽顯然曉示於眾故伊計窮力絀知其悖逆之心奸僞之行斷不能施布意欲朕加以誅戮或可有玷朕名譽之萬一以洩其忿種種擾亂全無人臣之體竟在眾大臣前發誓公然詛咒連及朕躬舉動狂悖一至於此朕封阿其那爲親王之時伊妻家之親爲伊賀喜阿其那卽云何喜之有我頭不知落於何日等語朕不知其何心而出此言再阿其那在拘禁之處向看守太監云我向來每餐飯止一

碗今飯加二碗我斷斷不願全屍以歿必使見殺而後已等語豈有身爲臣子而如此暴虐悖逆之理耶再阿其那於皇考在日不能承歡奉事以叨君父之矜憐不能保其貝勒之爵祿不能不犯鎖拏之罪伊之乳母之首領不能保妻子不能保家財不能保則阿其那之才具福分顯然可知夫阿其那以此才具福分兼以不孝不忠挾其奸僞之心恣其所行之事儻致此大位豈能上安宗廟社稷報答祖父之恩澤被生民之眾哉果係誠心爲大清國之人未必願阿其那位登大寶也至塞思黑乃係癡肥臃腫矯揉妄作粗率狂謬卑污無恥之人皇考從前不比之於人數弟兄輩亦將伊戲謔輕視卽阿其那亦知伊庸昧無能特引誘愚弄使出努力塞思黑因阿其那事敗未稱伊等之心數年間挺身覬覦大位者亦阿其那將伊慫恿之所致也朕卽位以來因思

伊等斷不可置之一處將伊遣往西大通居住原欲令其更改惡心逆行也伊覺朕之寬仁斷不肯傷伊等身命不但不改其悖逆之心反種種妄亂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祇欲激怒朕心務令誅之而後已至於帶給允職書札內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等語數千里寄此等悖逆書信毫無畏懼如此不法是誠何心抑蒙 聖祖皇考隆恩蒙養臣子三四十年之厚澤豈有因未遂僭妄之私卽怨望 君父與國爲讎如此悖逆肆行有是理乎且伊蠢然無知行事悖謬不量己才不知羞恥以不足比數之人賄買棍徒而小人惑於流傳之言以爲塞思黑可邀大位致使眾口紛紛此亦世所罕聞也而伊亦公然自受恣口亂言自古以來亦未有不自度量覲顏無恥悖謬干法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禩生性糊塗急暴不知天高地厚之人 皇考知伊在

家必然生事特遠遣出征在外允禩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誘頓萌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豈有不願身名美善之理而允禩於出征處妄費國帑肆行貪饕騷擾地方又鑽營塞思黑令在皇考前巧爲設法取青海台吉之女逐日醉飲種種淫亂貪污之行眾皆知之允禩身爲大將軍所行之事有國法在有皇考洞鑒在有公論在自當黽勉圖功粉飾邀譽強爲忍耐遂伊願望之心而乃醜行不法至於如此似此伎倆人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爲豈能爲國家萬姓造福也不過私心令伊同黨中不孝不忠奸宄亂國當誅之數人僥倖而已非國家之福也朕卽位後卽降恩旨將允禩喚回允禩於未到京之時卽露種種狂悖於到京之日向朕輕躁妄行狀類棍徒其罪不可枚舉朕皆寬宥施恩於皇妣梓宮前封伊爲王全不思報朕恩並不改伊等朋黨之初

心逆志益恣向朕種種欺妄暴虐之心倍加近者蔡懷璽投伊院  
內字帖內開二七變爲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爲太后數語  
允禩不行奏聞將要緊字樣裁去塗抹但交與總兵范時繹令不  
論如何完結且云並非大事看其如此悖亂之行卽史書內亦屬  
希有至於允祿但知索取民財爭奪買賣交結內侍種種宵小刻  
薄無恥劣行之處難以屈指舉國共知阿其那將此等人亦行設  
法牢籠令其出力以爲羽翼阿其那等心懷奸惡擾亂國政煽惑  
人心邀買美名結交匪類徧處稱揚伊善不過欺人而已豈能欺  
上天 皇考乎阿其那等承歡 皇考者何處效力者何處有  
裨國家者何處利濟軍民者何處施恩臣工者何處有益兄弟者  
何處且當 皇考聖明在御之時阿其那爲皇子何得交結外人  
不曾與政事有何善足稱遂致人目之爲佛者何故耶此皆伊等



所結朋黨作亂之徒招搖惑眾小人愚昧入其機變不審始末虛  
實之所致甚顯然也伊等如果有善可據朕此數言又安能掩沒  
伊等之善行乎但眾多愚昧伊等存心行事已久眾人被其欺惑  
者深朕若不如此明白降旨分晰伊等奸僞之術兇惡之性不孝  
不忠之行眾皆難以知曉今眾人但將伊等果如何好如何似佛  
之處稍爲揣度則若夢之醒咸自曉然也且當 皇考之時朕若  
欲似伊等結黨不能得人耶若欲似伊等邀名不能致譽耶若欲  
效伊等之所行豈不能爲之人耶止因上天昭鑒可畏 皇考恩  
德甚重朕心不忍妄負是以但甯靜守分敬謹孝順於 皇考之  
前朕自幼時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於兄弟中亦並無私嫌而朕  
亦從無希冀大位之念此 皇考所深鑒眾人所深知也昔朕之  
兄弟中往往有得罪 皇考者朕身爲之解釋調停以寬解 皇

考之怒凡此不可枚舉見今諸王與皇考親近侍衛俱悉知之朕非邀名亦非爲伊等乃實爲君父年高仰體聖躬之故是以堅持心志而行之耳莅位以來惟因國家利害所關但欲伊等改其兇悍之性以及於善耳設使朕先便有希冀此位之念今已登此位矣又於伊等何讎乎朕從前若有被兄弟陵辱或置朕於惡地或於朕有虧傷處如此等私怨儻有一事儻有一人亦必不能掩眾人之耳目皇考在時朕賴皇考之恩平安尊榮已四十五年與此等不肖弟輩豈但並無讎隙卽些微一言之不合亦未有也朕臨御以來日夜念皇考之恩付託之重於政事竭力勤求已經四載爾眾大臣朝夕在廷覲面奏事豈有不知之理自古帝王未有如我聖祖皇考之勤政者卽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但朕甫登大位因素性於事不好干預臣工皆

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念 皇考付託之重大恐其隕越遺漏故爾精勤求治自晨至暮總無間斷伊等不得窺朕之瑕隙於元年二年間造言有謂朕每日早間理事日中卽醉飲者又有謂朕日中酒醒日昃方理事者朕當時卽已聞知諸卿甯不聞乎朕從不能飲若彼時卽降諭旨似乎弭謗亦謂流言虛實厯久自明故未卽降諭旨經今四載朕從前不能飲之處眾已共知伊等見朕勤理政事又 皇考以大業付託朕躬奸惡之徒遂欲以不美之名加之於朕以有過加之 皇考欲使天下擾亂不已故又造此等無稽之言傳播聲揚今郭允進作書拋入塞楞額轎中內云十月作亂八佛被囚軍民怨新主又謂朕自卽位以來遭旱潦饑荒之災等語觀此實乃阿其那塞思黑允禪允禩等朋黨之奸逆兇惡小人行亂作惡之書辦阜隸旗棍等貪取貨財訛詐尋事慣於鑽

營之徒見朕將部院衙門及各省私弊盡行除革政治肅清此輩  
宵小之人不能行其劫掠訛詐之事始遺恨於朕不憚法度不畏  
死亡特造此等悖亂之語以搖動人心擾亂國家欲使朕心疑畏  
將此輩惡棍朋謀之人容忍寬假之意朕以聖賢大公至正之道  
治天下焉有因此等悖逆之言遂爾畏懼寬假之理乎謂阿其那  
爲佛者豈以其不孝不忠如鬼如蜮之行乎不然伊又有何等忠  
孝仁慈之美行耶似此兇暴惡詐奸險之佛誠自古所未聞者况  
水旱疾疫世所有者此輩如此妄言儻偶逢其事朕卽以其言爲  
驗而信之矣所關甚鉅朕卽位三年以來幸叨天貺眾所知者此  
豈可以假飾之事乎儻非皇天眷佑稍合此輩造作之言又不知  
如何造作謗訕矣如直省去歲偶值水災朕卽發粟數百萬石賑  
救又令修治塘隄大開水利因軫念元元之故動用數百萬帑金

使直省數百萬黎民竟若無災不至艱食直隸通省百姓之感戴亦難掩眾人之耳目天下軍民朕愛之如赤子自臨御以來所以推恩於軍民者甚備天下之人何故不戴朕恩反生怨恨也且不知怨朕何事豈卽以懲治阿其那等當誅之奸類故乎如朕卽位三年有一事可致軍民之怨朕萬歲後何以見我 皇考在天之靈朕如有致軍民可怨之處眾人卽當明言今者內有郭允進之輩外有蔡懷璽之徒任意造作各樣謠言實國家之蠹賊不可以不正法也我朝自 太祖 太宗肇造區宇至我 皇考百有餘年滿洲等世沐恩膏朕承 皇考之命嗣此鴻基天惟一日國止一君八旗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似此不忠不孝之輩擾亂國家妄行不法亂臣賊子之居心行事八旗之人聆朕曉諭之旨當必駭然深燭其行事之悖亂當切齒而共恨之者嗣後

爾等各部院衙門八旗之內有如此等妄造語言搖亂人心者汝等加意訪拏誅殛數人羣小自然戒懼不敢妄爲矣儻知之聞之故作不知被他處拏獲審出時將隱匿之人照犯人一例治罪塞楞額陳奏甚是可嘉大凡微賤小人不知國家之大義懷奸隱匿以示私恩如塞思黑允禔等以關係己身之事值此等妄言之人尙故作不知縱之以示寬仁非國家之叛臣賊子而何且置法紀於何地乎從前諸王大臣請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卽行正法斷不可留所奏甚爲當理此輩包藏異心撓亂國政乃獲罪於宗廟社稷與我皇考之人理應正法但伊等厯年結成黨與妄造語言蠱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種種奸詐惡逆之事中外及八旗軍民人等尙未得徧知此事乃關繫皇考及朕躬之事今故將此輩奸惡不忠不孝大罪備悉言明使中外之人昭然盡曉卽

將此輩正法亦屬當然日後亦不得議朕卽姑留之不過少延其性命耳亦無所關礙汝等謹記此旨錄出奏覽後傳與京城內外八旗軍民人等一體知之○己酉諭宗人府順承郡王錫保才品優長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今在內廷行走差遣甚多王之費用亦多著給與親王俸護衛官員俱照親王之數用○諭十五阿哥允禩封爲貝勒著在 陵上居住二十阿哥允禵封爲貝子各賞給內府佐領並各給藍甲兵丁○庚戌刑部等衙門議奏捏造小鈔之何遇恩等依律斬決得旨何遇恩邵南山俱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報房捏寫小鈔以無爲有甚屬可惡朕素性事事率真不爲粉飾今歲駐蹕圓明園適值花開時諸大臣奏事齊集朕於理事後偶爾率同觀覽賜以家常食饌爲時不過二三刻仍以吏治民生人心風俗諄諄誥誡君臣互相勸勉並不因遊覽而

忘咨倣也賜食畢朕仍至勤政殿辦事如常此滿漢文武大臣所共知共見者今觀小鈔所載既可以捏造全無影響之談則從前之偶爾看花又不知如何粉飾傳播矣夫自古帝王遊讌亦所不廢果能於遊讌時所對者皆諸王大臣所言者皆民生國計其於勸勉化導不大有裨益乎總之人主所最要者在於一心果誠心戒省念茲在茲無地非咨倣之處也乃無識之人不能知此又加以捏造之言令人聞而疑駭如小鈔所載正復不少又如各省督撫貢獻地方土產食物此亦封疆大臣達瞻仰之情展恭敬之悃實不便一概屏卻 聖祖仁皇帝時常擇其不適於用者皆不收受朕思遠方之物既已齎至京師若不受則攜回反多路費故常體其情而受之而宮中所用有限每因諸臣奏事之餘隨便賞賜總因朕心之待諸臣坦意真率實是家人一體之誼若謂朕借



此爲鼓舞臣工之具因以分別朕待諸王大臣之輕重則不知大體之甚者也又見督撫等自陳本中有將頒賜細物臚列詳載者此等識見甚屬卑陋至於外任微員武弁出京時朕擇其可以琢磨者每召入訓誨又加恩賜無非欲其捧至任所觀瞻賜物思朕訓誨之切以盡職守而伊等出外往往誇耀鋪張以致訛傳失實似此卑陋之見謬誤之言遠近傳聞安能察其真僞故因小鈔捏造之事並諭及之○壬子工部等衙門議准怡親王允祥奏畿輔西南水利一拒馬河爲涑水之下流白溝河爲拒馬河之歸宿馬頭芒牛諸水又皆爲白溝之枝津水泉疏衍俱可灌田惟芒牛下無所歸多致泛溢請於高橋以下疏濬淤塞使安流入淀則房涿之水利可興一房涿之間王家莊等處向係水田改爲旱田甚屬可惜請於鐵鎖崖分流之處深溝側注使水之來者不窮復於白

溝河之上隨宜建閘使水之去者有節則啓閉以時王家莊等處之水田可復一易水有三濡水名北易雹水名南易武水名中易自濡水與涑水合其流始大請循石壩之舊基考開渠之遺蹟沿流建閘以廣水利一徐水分爲諸河而安州實九河下流有徐水爲蓄洩之方則安州無泛溢之害請分減依城河以上諸水令雹水徐水徑趨東淀復疏引一畝方順蒲水九龍等泉以資灌溉一唐河上承涑水合滋沙二河明代於雹水村駕木爲槽以過水號爲騰橋溉田無算今請於唐水所經之處築岸濬渠後多設騰橋以防衝潰則節宣有法而溝溉無窮一沙河在唐河之南者其流爲大請凡阜平行唐新樂之水田有泉渠堙廢者盡行疏濬以資民利一滋水自行唐縣牛飲山白鹿谷而下洶涌澎湃淤田沒稼請於靈壽之滋水七祖寨岔頭錦繡大明川等處壅流積水以溉

田疇復於深澤之龍泉堦沃仁橋等處疏滌河流鑿渠收利至豬  
龍一帶建閘築隄及時防護則患去而利可獨存一滹沱河性最  
悍急合治河而益大當闢治河以殺滹沱之勢引汶河以導治河  
之歸請將治河入滹之處堅築大隄以遏絕之引入汶河以適其  
性則甯晉束鹿之民得有甯宇而正定諸縣水利可以漸興一汶  
河爲四水交流故名汶城舊曾築隄以備旱澇仍請建壩蓄水令  
農民易於昇汲又縱橫開溝令可通流斯爲萬全之利一塊水午  
水沛水泥河泚水沙水李陽河七里河小馬河柳河等諸水故道  
久堙源流可考請酌量疏通令漫水有歸則腴田可復一聖水井  
白馬河牛尾河諸水皆可爲田疇之利請將白馬入泊故道疏滌  
通暢嚴禁愚民閉閘專利復於牛尾河經行之處酌量建閘以時  
啓閉則任縣民田永賴一邢臺泉河無數故曰百泉舊有均利均

濟均惠通濟通惠通利永賴惠民邵家新閘博濟永潤普潤諸閘引百泉水溉田請按閘座上下遇需水之時先閉下閘俟蓄水既盈乃閉上閘復蓄如前各以三日爲期禁民無得擅專撓越並展拓河身一倍則南和任縣皆爲澤國一野河引流凡七十二道會於沙河又有洺河與沙河合爲沙洺河常若涸竭請引滏陽河入沙洺令永年雞澤南和等縣並得沾溉之利一滏陽河合諸沁二水其流甚鉅向時建有八閘應修復以時啓閉使上下均平各沾水澤一南北二泊爲眾水所匯請於穆家口河道隘者廣之淺者深之令水勢得分復於邢家灣王甫隄諸處橋之廢者葺之少者增之使水得暢流不至梗塞再將灋河古隄增單培薄使水無泛決則任縣隆平之民俱獲利益一甯晉泊地窪水深自滹沱橫截滏水七里河口淤爲平地泊水無歸滏之路遂爲民害請於洺口

營上村等處大加展寬使隘口寬深則積潦消而涸出之地可耕  
再作小隄以拒外至之水作斗門以洩內出之水則汙萊悉成沃  
壤矣一漳沱爲京西大川縣亘千餘里時決時徙深州東鹿尤被  
其害查南和縣有乾河爲漳沱入溢舊路請自張岔開挑六七里  
務令寬深直達決河改流自木邱至焦岡導漳河入溢水則映川  
盡復深束之衝決可免矣從之○丁巳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奸徒  
鼓眾打搶米廠毆傷官弁喧鬧公堂內有旗標兵丁請特差大臣  
審辦得旨原任廣州將軍李紱已令來京著兵部左侍郎塞楞額  
馳驛速赴廣州會同署廣州將軍阿克敦巡撫楊文乾審究○己  
未康親王崇安等議奏蘇努七十係阿其那塞思黑黨亂助逆之  
罪魁雖經身死應照大逆律戮屍揚灰鈔沒家產以彰國典其蘇  
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者並請正法其餘發白都訥等處

充當苦差蘇努之第四子原任副都統赫世亨見在甘州請提拏正法得旨蘇努七十照議治罪以彰巨惡伊等家產諒已隱匿何必鈔沒蘇努之子赫世亨見在軍前著提解刑部監禁其餘子孫見在右衛者著交與將軍申穆德卽在右衛監禁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奸惡不可留者俱著右翼諸王旗下大臣公同分別詳察指名奏請候旨尋議蘇努七十之子孫內赫世亨等十二人實係奸惡俱請卽行正法得旨蘇努七十結爲黨援擾亂國政厯年傷皇考之心伊等子孫理當加以誅戮但將如許人正法朕心不忍蘇努之子勒什亨烏爾陳著仍在誠親王允祉處禁錮俟阿其那塞思黑事定另降諭旨赫世亨魯爾金福爾陳書爾陳木爾陳庫章阿不可令在一處著押往河南山東山西江南蘇州浙江等處分交該督撫於衙門內禁錮其餘俱著交與右衛將軍入於右

衛兵額內嚴行約束如仍不悛改指名題參七十之子福永著擬斬監候珠棟福明七十之孫壽善著交與伊族人其如何處治之處著誠親王允祉議奏其餘著發遣船廠披甲嚴行管束○禮部等衙門遵旨議覆朝鮮國王李昉之四代祖李侗在明天啓三年請封當據該國宗族臣民稱侗恭順因籲請統理國事今該國王奏稱有明十六朝記直以篡奪書之實屬冤誣請刪除雜說著爲定論應如所請俟明史告成後將列傳內立李侗之事頒發該國從之○庚申以內閣學士眾佛保兼理藩院侍郎事

六月壬戌朔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朕自卽位以來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自朝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甯無非欲休養民生激清吏治使中外永享昇平之福得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卽如前歲雨澤偶愆

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虔禱上天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禱之時嘗終日飲膳不御不止於減膳而已此皆朕默盡其心不肯令人知之在朕心以爲敬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真至切可以自信無少愧歉於中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曾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時適值連雨目前雖晴尙未開霽朕爲小民深切軫念且奸民郭允進私貼謠歌有軍民怨新主之語朕因此反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間在朕已實盡其心而眾人觀論尙有以爲未當之處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之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心卽欲省察而權衡之爾諸臣皆朕簡用之人職在劄勲誼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卽各抒己見據實陳奏朕必嘉納勿視爲具文勿有所瞻顧苟且塞責重負朕真切清問之至意尋大學士等奏皇上自御極以來郊壇大



典禮祀必親精誠靡懈值陽雨偶愆虔禱宮中終日卻膳中夜屢興 皇上敬 天之誠從古未有也諒陰大禮盡倫盡制齋居素服優見愾聞之誠三年如一日每禮遇舊臣必曰此仰體 聖祖皇帝之意每廣行惠政必曰此仰推 聖祖皇帝之恩夙興夜寐惟以繼志述事爲心 皇上孝德之隆從古未有也開恩科廣學額崇重科目激清吏道命內外之臣密舉所知臨軒召見不以小善而或遺不以微瑕而遽棄博采旁搜惟恐不及 皇上用人之當從古未有也綜理萬幾細大必周兢兢業業竟日端坐至黃昏秉燭之候尙覽悉庶務批答奏章 皇上莅政之勤從古未有也豁除蘇松江西浮糧暨各省積欠不下數百餘萬直省少有水旱歉收卽蠲賑緩徵八旗人等俱蒙養育教誨每遇刑讞必詳求再四迺定爰書去年畿甸偶遭水患發太倉之貯運奉天之糧分遣

官員察視賑濟被水之區官給耕牛令其及時播植就食京師者給費送回原籍額徵舊欠悉予停緩又有畿甸九十九河瀦於三淀遇潦必溢爲患已久特遣親王大臣相度疏濬墾闢水田遠至甯夏邊外浚河修渠開沃田累萬頃以惠邊氓米價驟貴發米五萬石減價平糶又將八旗甲米先期支放米價頓減 皇上愛民之仁從古未有也是以萬國九區感深高厚遐邇臣庶慶遇隆平咸以爲 皇上嗣紹 聖祖仁皇帝丕基協德重華如舜之繼堯今日之運卽唐虞之盛也蒼穹協應地軸呈祥日月璧合於營室五緯珠聯於乾方響應畢臻昭然可覩奸民郭允進於無數億萬之中自絕於大造者凡有血氣皆切齒痛憤不願與戴履天地其私貼謠歌又何能搖惑人聽乎至於求言之切從古又未有如皇上者科道則封章奏事文武諸臣則分班進摺外而封疆大臣

及方面有司得以上陳地方事宜內而引見各官並於繕寫履歷中皆得敷陳所見是 皇上無時不求言而諸臣無人不獲盡言也芻蕘之論每賜包容千慮一得輒令廷議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用中我 皇上固已追媲盛德矣臣等祇聆 聖諭儻有末議可效涓埃卽當陳奏以仰副 聖主懸輶設鐸之盛心疏入得旨朕自卽位以來朝乾夕惕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於國計民生風俗吏治時時留心諮訪而未專下求言之詔者亦惟恐諸臣因此或有頌揚之語也近因雨水稍多朕推誠降旨詢問得失今覽諸卿所奏敷陳功德朕若作愧歉之詞觀覽亦居然任受矣奏內頌揚之語朕不作頌揚觀惟實作規諫期望觀益加黽勉以期副諸卿陳奏之語以仰慰 皇考在 天之靈諸卿近來皆守法奉公恪勤供職於敷奏舉劾之間朕洞見諸卿之心朕甚嘉焉但

似出於勉強尙未底於自然亦期諸卿交相砥礪合於大公贊襄  
化理以副朕心膂股肱之寄朕旣宵旰勵精諸卿亦當公忠匪懈  
必底自然君臣至誠勉勸一德同心爲四海蒼生造福澤於無窮  
以共報我 皇考之深恩是朕之厚望也○甲子康親王崇安暨  
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議奏阿其那罪狀四十  
款阿其那秉性姦險立心詭詐康熙四十七年冬 聖祖仁皇帝  
聖體違和奉 旨檢視方藥阿其那毫無憂色醫藥之事漫不關  
心惟與塞思黑允禩等促坐密語情狀叵測暨 聖躬平復毫無  
喜色反有目前雖愈將來之事奈何等語驚駭聽聞眾所共知者  
一也素蓄異志聽信相士張明德誑言遂欲謀殺二阿哥希圖儲  
位又與大阿哥暗蓄刺客謀爲不軌眾所共知者一也趨奉裕親  
王福金令其保薦及二阿哥旣廢揆敘與廷臣暗通消息各人手

心寫一八字眾所共知者一也詭託矯廉而凡有用財收買人心之處皆取於塞思黑託人重價購書誇其好學九流術士招至家中藏之密室厚加賞給俾各處稱揚眾所共知者一也平日受制於妻一日與何焯共談任聽伊妻門外大笑不知省避又將何焯之幼女私養宅中以爲己女眾所共知者一也二阿哥初廢時希冀儲位邪謀日熾結黨鑽營暨事情泄漏 聖祖仁皇帝震怒提拏發審問所犯情由俱已顯著 聖祖仁皇帝召集諸王大臣悉數其姦惡降 旨革去貝勒爲閒散宗室眾所共知者一也康熙五十三年冬 聖祖仁皇帝駐蹕遙亭阿其那遣人以將斃之鷹進獻又稱伊在湯山等候進京並不請旨行止自由 聖祖仁皇帝憤怒嚴訊伊之護衛暨太監等同黨姦謀盡行顯露其太監馮進朝供招鄂倫岱阿靈阿理屈詞窮倉皇退避 聖祖仁皇帝降

旨云朕與伊父子之情絕矣眾所共知者一也是日。聖祖仁皇帝又降旨諭眾阿哥云八阿哥允禩大背臣道覓人謀殺皇太子竟未念及朕躬也前朕患病諸大臣公保八阿哥朕甚無奈止得將不可冊立之允初放出五載之內極其鬱悶允禩仍望遂其初念與亂臣賊子等結爲黨與密行姦險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爲眾人所保誰敢爭執後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爲之興兵構難偏朕遜位而立允禩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歿已爾朕深爲憤怒特諭爾等眾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爲子臣之理允禩因不得立爲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黨與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允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也此。聖祖仁皇帝之諭旨眾所共知者一也又因伊乳公雅齊布之叔廐長吳達禮與御史永泰同出關

差永泰所給銀兩不多阿其那不顧國體將永泰私行箠楚 聖祖仁皇帝將雅齊布賞與公主阿其那背旨潛留雅齊布在京致將雅齊布夫婦正法嗣後 聖祖仁皇帝曾降諭旨云允禩因欲將雅齊布正法遂欲爲伊乳公報復與朕結仇愈深矣爲臣子者竟敢與 君父結怨成仇逆亂已極眾所共知者一也又自知種種不法惟恐掇其字蹟家中惡黨書札悉行焚燒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一併銷毀悖逆不敬眾所共知者一也二阿哥復行挈禁之後阿其那徑到 聖祖仁皇帝御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願臥病不起 聖祖仁皇帝知其志望非分作此試探之語降旨切責眾所共知者一也見儲位未定與塞思黑允禩允禪交結彌固必欲遂其大志譎詐萬端致 聖祖仁皇帝憤恨感傷時爲不豫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眾所共知者一也既革貝勒之後暗

以銀馬等物要結汝福等人入黨又密同太監李玉擅革膳房行走之厄穆克托又與翰林院何焯固結匪黨盜取名譽潛蓄異心眾所共知者一也阿其那母妃喪時凡事踰禮沽取孝名已及百日尙令人扶掖而行而受塞思黑允禩允禪等每日輪班送飯豕羊狼藉筵席喧囂脫孝後面貌愈加豐碩 聖祖仁皇帝降旨切責云虛僞不孝實屬譎詭眾所共知者一也康熙五十五年秋阿其那偶患傷寒正值 聖祖仁皇帝自熱河回鑾冀以病證幸邀寬宥故託大病懇求魏珠謊奏將所停俸米賞給病愈仍稱病重魏珠往看乃下炕迎接在地叩謝姦僞無恥眾所共知者一也康熙五十六年春阿其那病痊 聖祖俯垂慈憫將賜食物遣人降旨云爾病初愈不知何物相宜故未敢送去而阿其那忽起疑端謂未敢二字承受不起卽往宮中叩懇 聖祖仁皇帝復降旨切



責僭分妄疑大虧孝道眾所共知者一也外作矯廉內多貪鄙特遣護衛太監等私向赫壽吳存禮滿丕索取銀兩眾所共知者一也 聖祖仁皇帝賓天時阿其那並不哀泣乃於院外倚柱獨立凝思派辦事務全然不理亦不同答其怨憤可知眾所共知者一也 皇上龍飛御極情敦同氣冀其改過自新念其尙有才幹晉封親王俾同總理事務阿其那全無感激受恩之日出口怨誹眾所共知者一也自蒙恩委任後挾私懷詐遇事播弄冀以歸過主上搖惑眾心如奉移 聖祖仁皇帝梓宮誑請裁減人夫一半意欲遲誤 山陵大事眾所共知者一也 皇上孝思罔極特命莽鵠立恭寫 聖祖仁皇帝御容供奉瞻仰阿其那乃奏稱不當供奉語言狂謬眾所共知者一也任理藩院時科爾沁蒙古乃累朝近親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年厚恩其台吉等叩謁 梓宮阿其

那令人於邊口攔阻致蒙古呼天號泣眾所共知者一也任上駟院時心懷叵測請減內廐厯來所蓄馬匹眾所共知者一也任工部時盛京陵寢所用紅土舊例自京採買運送阿其那奏請折銀就彼採買藉節省腳費之名輕慢陵工眾所共知者一也監造列祖神牌漆流金駁全不經心實大不敬眾所共知者一也豫備祝版之案朽爛不堪製造軍前之器鈍敝無用眾所共知者一也雍正元年春桃汎將發要兒渡等處河工關繫緊要地方官正值辦理陵工大事乃奏請將河工交與地方官不令監督看守欲使彼此交代耽誤隄岸衝決殃害百姓眾所共知者一也皇上乘輿法物以斷釘薄板爲之更衣幄次以汚油惡漆塗之眾所共知者一也清查工部錢糧於應追者反予蠲免於應免者反令嚴追顛倒是非使人怨望眾所共知者一也工部說堂之稿將

伊擡寫伊看過並不改正徑用印而行妄自尊大眾所共知者一也庇護私人謀集黨與以私財數千金代岳周完補公項繼又以典鋪數萬金助其作奸犯科眾所共知者一也包衣披甲額數在御前密奏之時則請裁減在公廷議覆之日則請增添及至姦僞敗露眾怨沸騰爭鬧其門 皇上降旨察訊伊又枉陷無辜以亂國法眾所共知者一也阿其那之妻不守婦道 聖祖仁皇帝諭旨甚明 皇上降旨遣回母家伊女婢白哥勸伊於 皇上前謝罪奏懇乃憤然曰我丈夫也豈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白哥見伊日在醉鄉屢次勸諫不從遂憤恨自縊而死逆理昏亂眾所共知者一也門下太監閻俊代伊隱瞞所行不法之事則厚賞銀幣護軍九十六據實供吐違其本意則立斃杖下長史胡什吞以直言觸怒痛加箠楚推入冰內幾致殞命身爲大臣敢操賞罰生殺

之柄眾所共知者一也清查太常寺奏銷黃冊遲至一年之久尙不查奏違 聖旨而輕祀典眾所共知者一也門上佐領係管理事務之員阿其那所用哈升乃擄來之厄魯特用爲頭等護衛佐領眾所共知者一也捏稱工部郎中三泰虧欠銀兩尋隙參奏眾所共知者一也 皇上所交利益旗下銀十萬兩內擅自動用五六萬兩私買人口益張羽翼眾所共知者一也奉旨諭令悛改乃含刀發誓云我若再與塞思黑往來一家俱死一家二字顯行詛呪眾所共知者一也奉旨拘禁宗人府全無恐懼反有不願全屍之語兇惡之性古今罕聞眾所共知者一也塞思黑罪狀二十八款塞思黑行止惡亂謀望非常暗以貲財買結人心且使門下之人廣爲延譽收西洋人穆經遠爲心腹誇稱其善希圖儲位眾所共知者一也康熙五十六年冬 聖祖仁皇帝召諸王子面詢建

儲之事塞思黑陳奏之語背謬

聖祖仁皇帝面加切責是夜三

鼓時

聖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憤怒中夜起坐次日

塞思黑卽畏懼稱病平日結交近侍密行伺察探聽眾所共知者

一也詐稱有疾私向穆經遠云

皇父欲立我爲皇太子是以詐

病回避僭妄無恥眾所共知者一也

聖祖仁皇帝稍加教訓卽

生怨恚每云不過革此微末貝子爾又每云如大阿哥二阿哥一

例拘禁我到快樂出言悖逆眾所共知者一也因封貝子未遂其

望令秦道然各處稱其寬洪大量慈祥愷悌圖買人心以謀大位

又密結何圖令其姑赴同知之任如有用處卽速來京不軌之情

公然出口無忌眾所共知者一也康熙四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

降旨凡非本王門上之人俱不許在別王子阿哥處行走而塞思

黑抗不遵奉仍復招集私人往來無忌眾所共知者一也

聖祖

仁皇帝將阿其那鎖拏發審塞思黑與允禔懷藏毒藥願與同死  
又令人攜帶鐵錐從行以示同患之意及阿其那蒙恩寬免塞思  
黑當眾取出毒藥與眾人看畢而棄之固結死黨凶暴悖亂眾所  
共知者一也向秦道然言生有異徵又言曾患病見金甲神滿屋  
梁詭詐妖言欲惑人以圖非分眾所共知者一也將伊子弘晷認  
內侍魏珠等爲伯叔窺探宮禁信息行事卑污眾所共知者一也  
允禔往軍前時塞思黑私與密約若 聖祖仁皇帝聖躬欠安卽  
遣人馳信軍前以便計議眾所共知者一也伊女聘與明珠之孫  
永福索取貲財累百萬金奪據各處貿易貪婪無厭眾所共知者  
一也 聖祖仁皇帝賓天時 皇上正在哀痛哭泣塞思黑突至  
上前對坐箕踞無人臣禮其情叵測眾所共知者一也 梓宮  
前上食舉哀塞思黑全無滴淚 皇上降旨詢問卽出帕忿爭情

狀不遜眾所共知者一也允禩往軍前時塞思黑遣太監隨從復差人往來寄信允禩回京時又差人迎過大同暗籌私事眾所共知者一也又私與允禩允禩相約彼此往來密信看後卽行燒毀圖謀不法之處顯然眾所共知者一也 聖慈曲加保全發往西甯居住伊屢次延挨日期既到西甯寄信允禩內稱事機已失追悔無及逆亂之語公然形之紙筆眾所共知者一也初到西甯時向穆經遠云越遠越好心懷悖亂眾所共知者一也伊妻路經山右縱容手下人騷擾百姓毆打生員公行不法眾所共知者一也應賠錢糧抗不還項乃將詐取明珠家財數百萬兩帶往西甯凡市買物件聽人索價如數給與圖買人心又越禮犯規僭稱王號眾所共知者一也縱容屬下人在地方生事 皇上特遣都統楚宗往行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不出迎接亦不叩頭謝罪口稱

我已出家離世之人種種怨望眾所共知者一也寄與伊子及所屬官員人等字俱用硃批伊子稱塞思黑之言爲旨僭逆已極眾所共知者一也別造字樣巧編格式令伊子學習打聽內中信息縫於羸夫衣襪之內傳遞往來陰謀詭計儼同敵國眾所共知者一也太祖高皇帝欽定國書臣民所共遵守塞思黑徑敢添造七字頭私行刊刻變亂祖制眾所共知者一也在西甯時於所居後牆潛開窗戶密與穆經遠往來計議行蹤詭祕眾所共知者一也又將貲財藏匿穆經遠處令其覓人開鋪京中信息從鋪中密送詭祕若此眾所共知者一也又向穆經遠云前日有人送字來上寫山陝百姓說我好又說我狠苦的話我隨著人向伊說我們兄弟沒有爭天下的道理穆經遠勸將此人拏交楚宗塞思黑縱之使去身在拘禁同爲此悖逆之語眾所共知者一也具摺請



安稱奴才弟具摺請 皇后安亦有弟字悖謬已極眾所共知者一也自康熙元年以來並無民人投充旗下之例塞思黑不遵法度隱匿私置民人一百四十七名又有投充入檔者五名不入檔者二十五名引誘民戶糾合黨惡眾所共知者一也允禔罪狀一十四款允禔性質狂悖與阿其那尤相親密 聖祖仁皇帝於二阿哥之案將阿其那拏問時召入眾阿哥諭以阿其那謀奪東宮之罪見交議政究審允禔與塞思黑同向 聖祖仁皇帝之前允禔奏云阿其那並無此心若將阿其那問罪我等願與同罪 聖祖仁皇帝震怒拔佩刀欲殺允禔經允祺力勸稍解將允禔重加責懲與塞思黑一併逐出眾所共知者一也康熙四十八年夏聖祖仁皇帝避暑口外恐伊等聚黨生事止令阿其那跟隨行走允禔敝帽故衣坐小車裝作販賣之人私自送出日則潛蹤而隨

夜則至阿其那帳房歇宿密語通背蹤迹詭異眾所共知者一也  
聖祖仁皇帝知允禔昏愚狂妄必生事端因遣往軍前使不得  
朋匪爲惡而允禔與阿其那塞思黑密信往來曾無間斷機計莫  
測眾所共知者一也在西邊時取青海台吉等女子日夜縱酒淫  
亂不恤軍政修造房屋勞民費帑眾所共知者一也指稱雜項名  
色糜費國帑三四十萬而進兵止到穆魯烏蘇將所運糧餉遲誤  
身未到藏乃於無用之處傷損官兵千餘馬駝死者數千眾所共  
知者一也私受折爾金銀六萬六千兩將疲瘦馬匹留與白訥喂  
養令其買辦駝隻信用藍翎鐵柱任其招搖撞騙向噶什圖等索  
銀十二萬兩又懼鐵柱舉發始終庇護眾所共知者一也在西甯  
時張瞎子爲之算命詭稱此命定有九五之尊允禔大喜稱善賞  
銀二十兩眾所共知者一也將到京師一切禮儀並不奏請 皇

上指示及到京後不請 皇太后安亦不請 皇上安大虧臣子  
之義眾所共知者一也叩謁 梓宮並不哀痛至 皇上向伊哭  
泣相見伊並不向前抱膝痛哭拉錫微加扶攜令請 上安反肆  
咆哮奏稱拉錫侮慢我求連我交與宗人府等語 皇上降旨開  
諭伊愈加忿怒退出將拉錫痛罵眾所共知者一也 孝恭仁皇  
后上賓 皇上仰體 慈恩將允禩晉封郡王並無感恩之意反  
有忿怒之召眾所共知者一也 皇上謁 陵回蹕遣拉錫等降  
旨訓誡允禩並不下跪反使氣抗奏良久阿其那見眾人共譏允  
禩之非乃向允禩云汝應下跪便寂然無聲而跪不遵 皇上諭  
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結黨背 君公然無忌眾所共知者一也允  
禩之妻病故 皇上厚加恩卹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盤頭一  
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怨望非理眾所共知者一也不以禮葬其

妻乃於居室之後幽僻之處私造兩金塔一爲伊妻葬地一備己身葬地不遵國制反從番僧之教悖理不經眾所共知者一也姦民蔡懷璽造出大逆之言明指允禔爲皇帝塞思黑之母爲太后用黃紙書寫隔牆拋入允禔院內允禔不卽奏聞私自裁去二行交與把總送至總兵衙門令其酌量完結及欽差審問始理屈詞窮悖亂之心顯然眾所共知者一也以上款迹皆舉臣等所知者言之卽秦道然何圖穆經遠三人所供阿其那惡蹟繁不勝書臣等謹案阿其那等以耶黨爲足恃而要結之念彌堅以大位無可干而搆禍之心不已不忠不孝蔑天倫而干國典罪惡滿盈昭彰耳目實朝廷之罪人 宗社之蠱賊 聖祖仁皇帝降旨嚴責阿其那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聖明遠鑒正謂今日伏乞皇上大施乾斷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禔等卽正典刑以爲萬世臣

子之炯戒疏入得自我 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神臨御六十餘  
年功德隆盛如征勦三番平定朔漠軍國大事皆不動聲色而措  
置帖然凡屬凶頑無不革面革心望風嚮化而獨是諸子中有阿  
其那塞思黑允禔者姦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黨援妄希大位如  
鬼如蜮變幻千端 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  
過之意以致 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忿激之語凡爲臣子者  
不忍聽聞 聖躬因此數人每憂憤感傷時爲不豫朕侍奉左右  
安慰 聖懷十數年來費盡苦心委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等  
所共知者及朕卽位以阿其那實爲匪黨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  
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曜黨與自然解散是以格外優禮晉封王  
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務虛名故特獎以誠孝二字鼓舞勸勉之  
蓋朕心實實望其遷善改過也乃伊辦理事務懷私挾詐過犯甚

多朕俱一一寬免未罰伊一月之俸未治伊家下一人之罪亦始終望其改過遷善也迄今三年有餘而悖逆妄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人心擾亂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爲事而公廷之上諸王大臣之前竟至指天誓日詛呪不道不臣之罪人人髮指朕思此等凶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或知法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拘禁宗人府將伊家下數人正法而阿其那反向人云拘禁之後我每飯加餐若全屍以歿我心斷斷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實意想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爲之罪久爲朕心所洞悉且爲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萬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亦不信朕實有寬宥之心所以故爲種種桀驁狂肆之行以激朕之怒但欲朕將伊卽置之於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之聲名或有損於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

受皇考付託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其得所以共享  
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於兄弟手足而反忍有傷殘之念乎且  
朕昔在藩邸時光明正大諸兄弟才識實不及朕待朕悉皆恭敬  
盡禮不但不敢侮慢並無一語之爭競亦無一事之猜嫌此歷來  
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位豈忽有藏怒匿  
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乎無奈朕昆弟之中有此等大奸大惡之徒  
而朕於家庭之間實有萬難萬苦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  
不可以誠感不可以理喻朕展轉反復無可如何含淚呼天我  
皇考及列祖在天之靈定垂昭鑒阿其那與允禩塞思黑允禩  
允禩結爲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爲罪魁塞思黑之惡亦與  
相等允禩等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固而不解總  
之此數人者希冀非分密設邪謀賄結內外朋黨煽惑眾心行險

儼幸之輩皆樂爲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之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朕自卽位以來竭力料理百凡訓誡而又不得不反復諄詳告諭眾人者祇因伊等所結之奸黨所行之惡蹟惟朕知之最詳最確故三年以來感之以恩惕之以威百計化導冀其解散悛改無如阿其那倡率不從不但不肯解散悔過而固結復深況此奸黨之風如阿靈阿之子阿爾松阿蘇努之子勒什亨等皆繼其父志而奸惡過焉似此毫無忌憚父子相承先後濟惡實爲國家之大患必貽後日之深憂者此不待朕之宣諭舉國之人豈不知乎伊等既不肯解散悔過若朕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分晰宣諭昭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子孫欲明晰此逆黨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之人枉被冤抑况朕之所深知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盡知之因三年於茲朕



遇便則備悉訓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險今在廷諸臣雖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復周詳剖悉曉諭也諸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塞思黑允颺各款合詞糾參請正典刑以彰國法參劾之條事事皆係實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尙有多端難以悉數今諸王大臣以邪黨不翦奸宄不除恐爲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爲得理但朕受皇考託付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得實痛於衷不忍於情然使姑息養奸優柔貽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於國家宗社之長計則朕又爲列祖皇考之大罪臣矣允禔允禩允禵雖屬狂悖乖張尙非首惡已皆拘禁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卽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

旨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頒示中外使咸知朕萬難之  
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爲 宗社久安長治之計實有不得已  
之處也○乙丑山西巡撫伊都立陛辭 上召入諭曰地方大吏  
一切關係地方事件務必實力行之不可視爲具文卽如嚴保甲  
查私鑄斷燒鍋禁賭博皆朕令爾等奉行之事儻接到諭旨毫不  
經意止發幾張告示行之州縣貼於通衢卽以爲我已奉行矣嚴  
禁矣是將誰欺乎要必實心遵奉細訪密查果有違犯重治其罪  
則懲一可以儆百使法在必行方爲有益並諭令屬官使皆知奮  
勵辦理一切事件悉出誠心卽如盜案獲賊過半照案緝拏雖有  
成例然必設法訪查務期全獲抵之於法則人知畏懼盜源可清  
矣大凡爲大吏者當正己率屬砥礪廉隅持身孤介固不可貪婪  
肆志亦不可矯飾偏枯不可一味姑容以貽誤亦不可謬加參劾

以塞責凡事悉準天理尊君親上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當如是也朕待臣下開誠布公爾等有何疑慮而不坦白乃心以取信於朕慶君臣之交泰乎其竭力經營殫心籌畫毋負朕簡任之意○丙寅諭吏部三年舉行大計所以激濁揚清整飭吏治必舉劾之間至公至當方足以昭勸懲之典查定例卓異人員俱送京引見而參劾之員則聽候部院議奏不行引見此中或有冤抑暨避重就輕等弊亦未可定嗣後大計之年除貪酷之員既已指明劣蹟參奏無庸再行引見其餘參劾等員該部照例處分出缺其應作何送京引見之處九卿詳議具奏○西洋意達里亞國教化王伯納地方哆奏請援釋放德里格之例將廣東監禁之畢天祥計有綱一體施恩釋放敕諭曰德里格於康熙五十九年因傳信不實又妄行陳奏我 聖祖仁皇帝念係海外之人從寬禁錮

及朕卽位後頒降恩詔凡情罪可原者悉與赦免開以自新德里格所犯與赦款相符故得省釋彼時廣東大吏未曾以畢天祥計有綱之案入大赦冊內具題上聞今據王奏請朕查二人所犯非在不宥之條卽王不行陳奏朕亦必察出施恩今特降旨與廣東大吏將畢天祥計有綱釋放以示朕中外一體寬大矜全之至意○庚午諭刑部緝拏賭博當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卽賞給拏獲之人以示鼓勵嗣後永爲定例○諭總督倉場侍郎旗丁輓運天儲每歲勤勞朕屢降諭旨加恩優恤令其俯仰充足不至匱乏近聞糧船抵通石壩經紀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在從前旗丁多帶貨物射利營私所過地方不無需索煩擾故抵通之後有此陋規今各幫旗丁遵守法度押運官弁約束亦嚴所帶貨物有一定額數不敢多攜除所給行月糧外安有餘貲以爲斛費爾倉場總

督可嚴飭坐糧廳申飭經紀嗣後糧船抵通除加耗米外不得藉斛費名色索取銀兩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糧虧闕苦累旗丁儻有違者必嚴加治罪若該管各官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議處○甲戌賑江南泗州水災饑民○丁丑諭管理旗務王大臣等爾等會議事件緘默不言者甚眾轉以言者爲專擅似此何以議事朕因將爾等分別定爲班次前議大臣一班後議大臣一班如會議事件限以二十日者前議大臣十日後議大臣亦十日前議大臣於限內議定立稿與後議大臣公同閱看如所議皆符卽定擬具奏或有不符著另議具奏仍將另議之處告知前議大臣有願另奏者亦准其另奏如此則學習之人亦得諳練事體矣將此著爲定例○甲申馬喀緣事革職以張廷棟爲陝西布政使彭維新爲直隸按察使

由少詹事遷

○己丑諭諸王大臣等從古帝王

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用人之關鍵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之不理事之不辦乎朕卽位以來推心置腹以待爾等大臣時時諮訪務得人才共襄庶政爾大臣等亦各有所保薦以備任用朕深嘉之但知人自古爲難而保人更非易事知人者不過知其才具豈能知其人心保人者亦止能保其目前豈能保其異日是以朕曲加體諒從不苛求但公私二字所關甚重不可以不酌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不可不時時儆省也卽如始初見其人善而舉之旣舉之後其人改操易轍卽當據實奏聞儻以爲從前旣舉而自護其短爲之掩飾彌縫此則公中之私也或始初因朋友故舊之情而舉之旣舉之後時時儆戒提撕相責以善一聞其聲名不好或卽行檢舉或密奏以聞此則私中之公也爾諸大臣每一人所舉多者不過二三十人平時訪察其行

爲勸勉其廉謹或有居官不善卽行參奏不稍回護如此則人人有所忌憚爭自濯磨國家可收得人之益爾等亦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又如爾等大臣各有子弟居官爲父兄者同列於朝情關朋友豈不望其有成然與其私受屬託庇護朋友之子弟使子弟有所恃而不肯努力上進何如切加教導使其儆惕玉之於成若大臣子弟既有父兄之訓迪又有堂官之督率則成人者必多國家豈不甚樂有世家大族之子孫而用之哉總之朕之優待爾大臣與其遷官賞賚不若成就爾之名節爲一不朽之人爾等之於朋友暨舉薦之人與其結以私恩小惠護其過愆而喪其人品何如以大義相規使之爲端人良吏永保令名至於家庭之間訓導子弟又不待言矣勉之戒之○宗人府參奏貝勒滿都護之屬下諾岷爲山西巡撫時不將塞思黑屬下爲首行惡之太監李大成

等嚴究顯係滿都護指使黨庇應將滿都護革去貝勒與應襲之人承襲得旨滿都護著革去貝勒授爲固山貝子○頒給八旗參領關防○庚寅諭內閣向年高天爵捐軀盡忠大節可嘉今大學士高其位等爲伊父奏請賜卹著追贈禮部尙書職並賜卹典八旗各省有似此被難而未獲恩卹者俱著詳察奏聞